

漢書

六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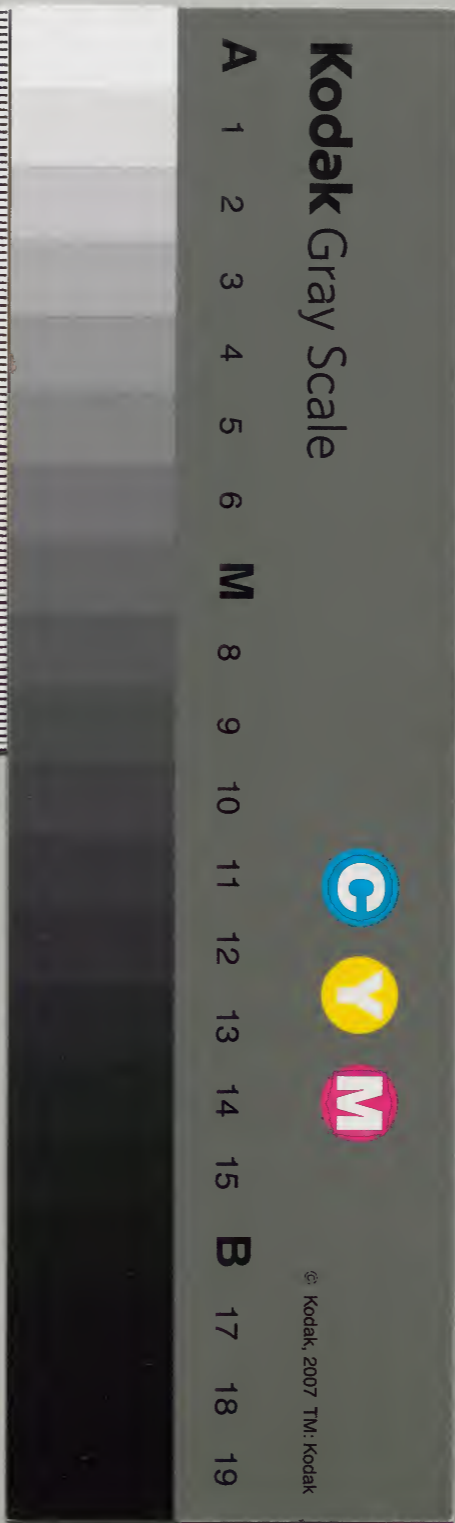
本紀

六七

				漢書門
	五〇			
二九	四〇	一八		
九	七	一		
冊	架	函	號	類

庫文閣內			
二九	五〇	漢	
函	〇〇		書
一	九	八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008
冊數	29 (2)
函號	279 2



淺草文庫

秦始皇本紀第六

史記六

秦始皇帝者秦莊襄王子也

索隱曰莊襄王者孝文王之中子昭襄王之孫

也各子楚按戰國策本名子異後為華

莊襄王為秦質

陽夫人嗣夫人楚人因改名子楚也

莊襄王為秦質

貴臣為質如上音國疆欲待弱之來相事故遣子及

見呂

鄭交管王子狐為質於鄭鄭公子忽為質於周是也

索隱曰按不韋傳云不韋陽翟大賈

不韋姬悅而取之也其姬邯鄲豪家女善歌舞有娠而

獻於

鄧及生名為政姓趙氏

徐廣曰一作正宋忠云以正月曰生故名正

本作政又生於趙故曰趙政一曰秦與趙同祖以趙城為榮

故姓趙氏正義曰正音政周正建子之正也始皇以正月

曰生於趙因為政後

年十二歲莊襄王死政代立為

以始皇諱故音征

年十二歲莊襄王死政代立為

內閣

有唐批點

李方外漢友清書他
曰可為選作史記本
抵沈漢武平初程
多其其角意意楊
雅垣固不待其
言其秦昭王化
訊武者也可以推求
先史記其意深意
則其言愈優其
發其則其言愈
此詩春秋之善也

將言以自侮天下安
提出此

拜相書

定反見書

秦王富是之時秦地已并巴蜀漢中越宛有郢
置南郡矣北收上郡以東有河東太原上黨郡
東至滎陽滅二周置三川郡呂不韋為相封十
萬戶號曰文信侯招致賓客游士欲以并天下
李斯為舍人文穎曰主廐內小吏官名或曰侍從賓客謂之舍人也蒙駑王齮
徐廣曰一作齮。索隱曰蒙駑齊人蒙武之父蒙恬之祖王齮即王騎昭王二十九年大夫陵伐趙者。正義曰齮魚綺反劉作莊。應劭曰鹿秦邑。索隱曰云音綺後同。鹿公蓋鹿邑公史失其姓名。正義曰鹿彼苗反蓋秦之縣邑大夫稱公若楚制。王年少初即位委國事
大臣呂陽反
元年將軍蒙駑擊定之

取徵書

災異書

二年庶公將卒攻卷正義曰將子匠反卒子必反卷丘負反斬首三萬
二年蒙駑攻韓取十三城王齮死十月將軍蒙
駑攻魏氏賜有詭徐廣曰賜音步。索隱曰音暢魏之邑名歲大飢
四年拔賜有詭二月軍罷秦質子歸自趙趙太
子出歸國十月庚寅蝗蟲從東方來蔽天天下
疫百姓內粟千石拜爵一級
五年將軍蒙駑攻魏定酸棗地理志陳留縣有酸棗縣。正義曰括地志二酸棗故城在滑州酸棗縣北十五里古酸棗縣南燕虛長平徐廣曰一作千駟案地理志汝南有長平縣也。索隱曰二邑名春秋相十二年會于虛又戰國策曰拔燕酸棗虛桃人桃人亦魏邑虛地今關蓋與諸縣相近按今東郡燕縣東三十里有故桃城則亦非遠。正義曰燕烏田反括地志云南燕城古燕國也滑州胙城縣是也姚虛在濮州雷澤

以善戰書

縣東十三里孝經援神契云帝舜生於姚墟即雍丘山陽
東郡也長平故城在陳州宛丘縣西六十六里
城地理志陳留有雍丘縣河內有山皆拔之取二十城
初置東郡冬雷

六年韓魏趙衛楚共擊秦取壽陵正義曰徐廣云在常山按

本趙色也秦出兵五國兵罷拔衛迫東郡其尹角率其支屬徙居野王阻其山以保魏之河內

七年彗星先出東方見北方五月見西方正義曰

歲反見並音行練反孝經內記云彗出北斗兵大起彗在三台臣害君彗在太微君害臣彗在天獄諸侯作亂所指其處大惡彗在日旁子欲殺父將軍駑馬死以攻龍孤慶都徐廣曰慶一曰括地志云定州恒陽縣西南四十里有白龍水又有挾龍山又定州唐縣東北五十四里有孤山蓋都山也帝王紀云

望堯母慶都所居張晏云堯山在北堯母慶都山在南相去五十里北望堯山南山不連陵名之曰孤孤都聲相近疑還兵攻汲彗星復正義復扶高見正義曰子楚母也西反見行見反十六日夏太后死索隱曰莊襄王所生母

八年王弟長安君成蟜正義曰蟜音紀兆反成蟜者長安君名也號為長安君

將軍擊趙反正義曰將如字將領也又子匠反死屯留正義曰括地志云屯留故

城在潞州長子縣南北軍吏皆斬死遷其民於臨洮正義曰臨洮水故也臨洮洮州在隴右去京千五百五十里言屯留之民於成蟜略衆共反故遷之於臨洮郡將

軍壁死正義曰壁音滂不見反言卒屯留蒲鶒反戮其

屍徐廣曰鶒一作鴟屯留蒲鶒皆地名也壁於此地時士卒死者皆戮其屍索隱曰臨洮在隴西高誘云屯留上黨

京房易傳曰卷
逐日志厥妖河
魚逐逐上足歲
反賜死明年
燔孟反伏誅

之縣名謂成蟜為逆軍而反秦兵擊之而蟜壁於屯留而死
屯留蒲鵠二邑之反卒雖死猶皆然其屍鵠古鶴字。正義
曰卒子忽反鵠音直。河魚大上。索隱曰謂河水溢魚大上
注同蒲鵠皆地名。河魚大上。平地亦言遭水害也。即漢
書五行志劉向所理家蟲之孽明年嫪毐誅魚陰類小人象
。正義曰始皇八年黃河之魚西上入渭渭水也。漢書五行
志云魚者陰類。臣之象也。十七年滅韓。二十六年盡并天
下。自滅韓至并天下。蓋十年矣。周本紀云十年數之紀也。天
東後屬秦。其象類正元見也。輕車重馬東就食。徐廣曰
重字。索隱曰言河魚大上秦人皆輕車重馬並就食於東
言往河旁食魚也。一云河魚大上為公人遂東就食皆輕車
重馬。嫪毐。正義曰。正義上躬虬。封為長信侯。予之山陽地
。正義曰予音與。括地志云山陽故城。今毒居之。索隱曰嫪
在懷州修武縣西北太行山東南。母。嫪毐。漢書嫪毐出邯鄲。王劭云賈侍中說去秦始皇
母。子嫪毐。淫坐誅。其出人。馬淫曰嫪毐。母也。宮室車馬衣
服。苑囿。馳獵。次。毒事。無小。太官。決於毒。又以河

西 徐廣曰河 一作汾 太原郡更為毒國

九年彗星見或竟天攻魏垣蒲陽 正義垣作垣垣

故垣城漢縣治本魏王垣也在絳州垣縣西北二十里蒲邑

故城在隰州縣北四十五里在蒲水之北故言蒲陽即晉公

子重耳所居邑也 四月上宿雍 蔡邕曰上者尊位所在也裴駘

但言上不敢諫 已酉王冠帶劍 徐廣曰年二十二。正

言尊尊之意也 長信侯毒作亂而覺矯王御璽 蔡邕

年二十一也 者進也凡衣服加於身飲食入於口妃妾接於寢皆曰御御

之親愛者曰幸玺者印信也天子玺白玉螭虎鈕古者尊卑

共之月令曰固封玺左傳曰季武子玺書追而與之此諸侯

大夫印稱玺也衛宏曰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為印龍虎鈕唯

其所好秦以來天子獨以印稱玺又獨以玉羣臣莫敢用。

正義曰崔浩云李斯磨和壁作之漢諸帝世傳服之謂傳國

玺韋曜吳書云玺方四寸上勾交五龍文曰受命于天既壽

永昌漢書云文曰昊天上帝壽昌按二文不同漢書元

后傳云王莽令王舜逼太后取玺王太后怒投地其角小缺
吳志云孫堅入洛陽除漢陵廟軍於甄官井得玺後歸魏晉
懷帝永嘉五年六月帝蒙塵平陽玺入前趙劉聰至東晉成
帝咸和四年石勒滅前趙得玺穆帝永和八年石勒為慕容
俊滅漢陽太守戴施入鄴得玺使何融送晉傳宋宋傳南齊
南齊傳梁梁傳至天正二年侯景破梁至廣陵北齊將辛術
定廣陵得玺送北齊至周建德六年正月平北齊入周周傳隋隋傳唐也
及太后璽以發
縣卒正義子忽及衛卒官騎戎翟君公舍人將欲
攻斬年宮為亂地理志斬年宮在雍。正義曰斬巨衣反括地志云斬年宮在岐州城西故城
內王知之令相國昌平君昌文君發卒攻毒索隱曰昌平君楚之公子立以為相後徙於郢項戰咸陽正義曰括地志云咸陽故城亦名渭城在雍州北五里今咸陽縣東十五里秦孝公已下並都此城始皇鑄金人十二於咸陽即此也
斬首數百皆拜爵及宦者皆在戰中亦拜爵

一級毒等敗走即令國中有生得毒賜錢百萬
殺之五十萬盡得毒等衛尉竭漢書自官表曰衛尉秦官內史
肆佐弋竭漢書百官表曰秦時少府有佐弋漢武中大
夫令齊等正義曰令力政反中大二十人皆梟首縣
於木上曰梟。正義曰梟車裂以徇也其宗
古堯反懸首於木上曰梟車裂以徇也正義曰說
皇太后不謹幸即膠毒始皇取毒四支車裂之取兩第撲殺
之取太后遷之咸陽宮下令曰以太后事諫者戮而殺之
蔡其脊諫而死者二十七人茅焦乃上說曰齊安茅焦願以
太后事諫皇帝曰走告若不見闕下積死人耶使者問焦焦
曰陛下車裂假父有嫉妬之心囊撲兩弟有不慈之名遷母
咸陽有不孝之行蔡蔡諫士有謀紂之治天下聞之盡瓦解
無向秦者王乃自迎太后歸咸陽立茅焦為及其舍人輕
傳又爵之上和括地志云茅焦魯州人也

者為鬼薪應劭曰取薪給宗廟為鬼薪也如淳曰律說鬼薪作二歲。正義曰言毒舍人罪重者已刑戮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不先記秦政逐母太后
后為遺迷茅焦恐太
簡

輕者罰徒

及奪爵遷蜀四千餘家家房陵

正義曰

云房陵即今房州房陵縣古楚漢中郡地也是巴蜀之境地
地理志云房陵縣屬漢中郡在益州部接東南一千三百一十

也四月寒凍有死者

正義曰四月建巳之月孟夏寒凍
民有死者以秦之法酷急則天應之

而史書之故尚書洪範云急常寒
若孔注云君行急則常寒順之

楊端和攻衍氏

和秦將衍氏魏邑。正義曰衍羊善反在鄭州彗星見西方又見北方從斗

以南八十日

十年

徐廣曰

相國呂不韋坐嫪毐免桓齮為將

軍齊趙來置酒齊人茅焦說秦王曰秦方以天

下為事而大王有遷母太后之名恐諸侯聞之

由此倍秦也秦王乃迎太后於雍而入咸陽

義

曰始皇帝立茅焦為傅又爵之上卿太后大喜曰天下元復
直使敗復成安秦社稷使妾母子復相見者茅君之力也復
居甘泉宮徐廣曰表云咸陽南宮也大索逐客李斯上書說乃

止逐客令李斯因說秦王請先取韓以恐他國

於是使斯下韓韓王患之與韓非謀弱秦大梁

人尉繚來說秦王曰以秦之彊諸侯譬如郡縣

之君臣但恐諸侯合從合弱而出不意此乃智伯

夫差潛玉之所以亡也願大王毋愛財物賂其

豪臣以亂其謀不過二十萬金則諸侯可盡

秦王從其計見尉繚元禮衣服食飲與繚同繚

曰秦王為人蜂隼徐廣曰蜂一作陸。正義曰蜂字逢
反準音十九反蜂萬也高阜也又穎曰

中秦君為人故
詳之

董
尉係之識秦亦
猶之泥龜之識句
條乃今負其
之王其巨去矣
計試者耳

準鼻也。長目。擊鳥膺。正義曰：擊鳥膺，擊鳥膺也。突向前，其性悍勇，豺聲。少恩而

虎狼心。居約易出人下。正義曰：易，以或反。言始皇居儉約之時，易以謙卑。得

志亦輕食人。正義曰：言始皇得天下之志，亦輕易而啖食於人。我布衣然見

我常身自下我。誠使秦王得志於天下，天下皆

為虜矣。不可與久游，乃亡去。秦王覺固止以為

秦國尉。正義曰：若漢太尉大將軍之比也。卒用其計策而李斯用

事。

十一年王翦、桓齮、楊端和攻鄴，取九城。王翦攻

闕與、棧、楊。徐廣曰：棧，音老。在并州。正義曰：漢表在清。河十二州志云：棧，陽上黨西北百八十里也。皆

并為一軍。翦將十八日，軍歸斗食以下。漢書百官表曰：百石

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什推二人從軍。索隱曰：言王前移為將軍中

皆歸斗食以下。元功佐史取鄴、安陽、桓齮將。

十二年文信侯不韋死，竊葬。索隱曰：按不韋飲鴆死，其賓客數千人，竊

共葬於洛陽北芒山。其舍人臨者，晉人也，逐出之。正義曰：臨，力

若是三晉之人。秦人六百石以上奪爵遷。正義曰：上音時。掌反。

若其是秦人哭臨者，奪五百石以下不臨。遷勿奪爵。正義

曰：若其是秦人，不哭臨不奪者。自今以來，操國事不道

如嫪毐，不韋者，籍其罪，視此。徐廣曰：門一作文。索隱曰：謂籍沒其一門皆

為徒隸。後並現此為常。正義曰：籍錄其子孫，禁不得任官。秋，復嫪毐舍人遷蜀

者，當是之時，天下大旱，六月至八月乃雨。

史記卷六十五

十三年桓齮攻趙平陽

正義曰括地志云平陽故城在相州臨漳縣西二十五里

又云平陽戰國時屬韓後屬趙殺趙將扈輒

正義曰扈音戶輒張備反趙之將軍斬首

十萬王之河南正月彗星見東方十月桓齮攻

趙

十四年攻趙軍於平陽取宜安

正義曰括地志云宜安故城在常州堯城

縣西南二十五里也破之殺其將軍桓齮定平陽武城

正義曰即

貝州武成縣外城韋非使秦秦用李斯謀留非非

死雲陽

正義曰括地志云雲陽城在雍州雲陽縣西八十里秦始皇甘泉宮在焉韓王請為

臣

十五年大興兵一軍至鄴一軍至太原取狼孟

地理志太原有狼孟縣地動

十六年九月發卒受地韓南陽假守

正義曰假格雅反守音付

騰初令男子書年魏獻地於秦秦置麗邑

正義曰麗

力知反括地志云雍州新豐縣本田時驪戎邑左傳云晉獻公伐驪戎杜注云在京兆新豐縣其後秦滅之以為邑

十七年內史騰攻韓得韓王安盡納其地

正義曰韓

王安之九年秦盡滅之以其地為郡命曰穎川地動華陽太

后烹民大飢

十八年

徐廣曰巴郡出大人長二十五丈六尺

大興兵攻趙王翳將上

地正義曰上都上縣今緱州等是也

下井陘

服虔曰山名在常山今為縣音刑

端和將

河內羌槐伐趙端和圍邯鄲城

秦上卷卷第六

故

滅韓

滅趙

十九年王翦羌瘝正義胡罪反盡定取趙地東陽得

趙王索隱曰趙王遷也。正義曰趙幽繆王遷八年秦取趙地至平陽平陽在貝州廣平縣界遷王於房陵

引兵欲攻燕屯中山秦王之邯鄲諸嘗與王生

趙時母家有仇怨皆阬之秦主還從太原上郡

歸始皇帝母太后崩趙公子嘉率其宗數百人

之代自立為代王東與燕合兵軍上谷大飢

二十年燕太子丹患秦兵至國恐使荆軻刺秦

王秦王覺之體解買反軻以徇而使王翦辛

勝攻燕燕代發兵擊秦軍去軍破燕易水之西

三十一年王賁正義音本攻薊乃益發卒誅王翦軍

滅燕

遂破燕太子軍取燕薊城得太子丹之首燕王

東收遼東而王之正義王十放反王翦謝病老歸新鄭反

昌平軍徙於郢大雨雪正義兩千遇反深二尺五寸

二十二年王賁攻魏引河溝灌大梁大梁城壞

其王請降索隱曰魏王假也盡取其地

二十三年秦王復召王翦彊起之使將擊荆正義

取陳以南至平輿地理志汝南有平輿

虜荆王索隱曰荆王負芻也楚稱荆者以避

秦王游至郢陳荆將項燕立昌平君為

荆王反秦於淮南徐廣曰淮一作江。正義曰昌平也楚淮北之地盡入於秦

滅魏

曰秦號楚為荆以莊襄王名子楚諱之故言荆也

縣。正義曰輿音餘平輿預州

縣也楚淮北之地盡入於秦

莊襄王諱故稱荆

正義曰昌平也楚淮北之地盡入於秦

滅楚

二十四年王翦蒙武攻荆破荆軍昌平君死項燕遂自殺

二十五年大興兵使王賁將攻燕遼東得燕王

喜正義曰燕王喜之還攻代虜代王嘉王翦遂定荆

江南地正義曰言王翦遂平定楚及降越君正義曰降

威王已滅其餘自置會稽郡五月天下大酺酺音蒲

文穎曰酺周禮族師掌春秋祭酺為人物災害之神蘇林曰

陳留谷三月上巳水上飲食為酺。正義曰天下歡樂大飲

楚五國故天下大酺也

二十六年齊王建與其相后勝正義音外發兵守

其西界不通秦秦使將軍王賁從燕南攻齊得

滅齊

始自併天下以後事

齊王建索隱曰六國皆滅也十七年得韓王安十九年得

芻芻二十五年得燕王喜二十六年得齊王秦初并天下

令丞正義曰令力政反相御史曰異日韓王納地

效壘正義曰效猶至見請為藩臣已而倍約與趙魏合

從畔秦故興兵誅之虜其王寡人以為善庶幾

息兵革趙王使其相李牧來約盟故歸其質子

趙公子嘉乃自立為代王故舉兵擊滅之魏王

始約服入秦已而與韓趙謀襲秦秦兵更誅遂

破之荆王獻青陽以西漢書鄒陽傳曰越水長沙還

舟青陽張晏曰青陽地名蘇

六國罪案

林曰青陽長沙縣是也

已而畔約擊我南郡故發兵誅得其

王遂定其荆地燕王昏亂其太子丹乃陰令荆

軻為賊兵更誅滅其國齊王用后勝計絕秦使

欲為亂兵更誅虜其王平齊地寡人以眇眇之

身興兵誅暴亂賴宗廟之靈六王咸伏其辜天

下大定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後世其議

帝號丞相相御史大夫劫漢書百官表曰御史大夫

故稱大夫也○索隱曰結姓王劫姓馮廷尉斯等漢書百官表曰廷尉秦官

與眾共之兵獄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

服夷服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蔡

制詔及稱朕之

曰陛下也所由升室也天子必有近臣立於陛側以戒不虞
謂之陛下者羣臣與天子言不敢指斥故呼在陛下者與之
言因卑達尊之意興義兵誅殘賊平定天下海內

為郡縣正義曰郡人所羣聚也法令由一統自古呂來未

嘗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謹與博士議曰漢書百

博士秦官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索隱曰按天皇

泰皇當人皇也而封禪書云昔者大帝使素女鼓瑟而悲蓋三皇已前稱泰皇一云泰皇太昊也泰皇最

貴臣等昧死上尊號王為泰皇命為制令為詔

蔡邕曰制書帝者制度之命也其文曰制詔詔書詔天子

自稱曰朕蔡邕曰朕我也古者上下共稱之貴賤不嫌則

屈原曰朕皇考至秦然後天子獨以為稱漢因而不改王曰去泰正義曰去音丘呂反著皇

史記卷六

采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他如議制曰可蔡邕曰

所奏請尚書今奏之下有追尊莊襄王為太上皇漢

祖尊父曰太上制曰朕聞太古有號母謚中古有

號死而以行為謚如此則予議父臣議君也甚

無謂朕弗取焉曰今已來除謚法謚法周朕為始

皇帝後世以計數正義色二世三世至千萬世傳

之無窮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鄭玄曰音亭傳

傳次也謂五行之德始於相次也漢書郊祀志曰以為周

得火德秦代周德從所不勝正義曰勝申證反秦以

也故稱從其方今水德之始索隱曰封禪書曰秦文公

所不勝於秦獲黑龍以為水瑞秦皇因

自謂為改年始朝賀正義曰周以建子之月為正秦以建

賀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正義曰旄音精旌音

羽為旄熊虎為旗旌節者編毛為之以象竹節漢書云蘇武

執節在匈奴牧羊節毛盡落是也早昭云節者山國用人節

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為之道路以皆上黑正義曰以

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用竹為之皆上黑水德屬北

方故數以六為紀符法冠百六寸而輿六尺六

上黑尺為步乘六馬張晏曰水北為名

謹周曰步以人足為數非獨秦制然索隱曰管子司馬法

皆云六尺為步謹周以為步以人足非獨秦制又按禮記王

制曰古者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更名河曰德水以為

水德之始剛毅戾深事皆決於法刻削母仁恩

和義然後合五德之數索隱曰水主陰陰刑殺故於

法刻削以合五德之數於

雖教語而簡勁雄武
取天下之氣

大議書

是急法。父者不赦。丞相綰等言：諸侯初破，燕齊
 荆地遠，不為正義于置王。毋以填之。請立諸子。唯
 上幸許。始皇下其議於羣臣。羣臣皆以為便。廷
 尉李斯議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
 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諸侯更相誅伐，周天子
 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
 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
 無異意，正義易音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
 皇曰：天下共苦戰鬪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
 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

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以為三十六郡。三十六郡

東南陽南郡九江鄣郡會稽潁川碭郡泗水薛郡東郡琅邪
齊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代郡鉅鹿邯鄲上黨大原
雲中九原鴈門上郡隴西北地漢中巴郡蜀郡黔中長沙凡
三十五與內史為三十六郡。正義曰：風俗通云：周制天子
方千里，分為百縣。縣有四百，故左傳云：上大夫受
縣，下大夫受郡。秦始皇初置三十六郡，以監縣也。郡置守
尉監。漢書百官表曰：秦郡守掌治其郡，有丞。更名民曰
黔首。應劭曰：黔，亦秋也。黑也。大酺收天下兵，應劭曰：古者以銅為兵。聚之咸
陽，銷以為鍾鐻。徐廣曰：音巨。金人十二，重各千石。正義曰：漢書五行志云：二十六年有大人長五丈，足履六尺，皆夷
狄服。凡十一人見于臨洮，故銷兵器鑄而象之。謝承後漢書
云：銅人翁仲，其名也。三輔舊事云：聚天下兵器鑄銅人十二，
名重二十萬斤。漢世在長樂宮門。魏志：董卓傳云：推破銅
人十及銅鑄以鑄小錢。關中記云：董卓壞銅人，餘二枚，徒清
門裏。魏明帝欲將詣洛，載到霸城，重不可致。後石季龍徙之。

鄴符堅又徙入長安而銷之英雄記云昔大
人見臨洮而銅人鑄至董卓而銅人毀也 置廷宮中一

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地東至海暨

朝鮮正義曰蘇我曰暨其記反朝音潮蘇音仙海謂渤海南至揚

高驪治平壤城本漢樂浪郡王險城即古朝鮮也

西至臨洮羌中正義曰洮吐

至北嚮戶吳都賦曰開北戶以向日劉逵曰北據河為

塞並陰山至遼東地理志西河有陰山縣正義曰塞

陽十二萬戶諸廟及章臺上林皆在渭南秦每

破諸侯為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阪上徐廣曰在

長安西北

漢武時別名渭城。正南臨渭自雍門徐廣曰在高陵

義曰今咸陽縣北阪上正義曰今

以東至涇渭毀屋複道周閣相屬正義曰

所得諸侯美人鍾鼓以充入之

正義曰三輔舊事云始皇表河以為秦東明表河以為秦西

門表中外殿觀百四十五後宮列女萬餘人氣上衝于天

二十七年始皇巡隴西正義曰隴北地正義曰今出

雞頭山正義曰括地志云雞頭山在成州上祿縣東北二

名也後漢書隗囂傳云王猛塞雞頭即此也按原州高縣

回中焉應劭曰回中在安定高平孟康曰回中在北地

南行至成州出雞頭山東還過岐州回中宮作信宮渭

南已更命信宮為極廟象天極素隱曰為宮廟象天極故曰極廟天

曰天極是也自極廟道通鄠山作甘泉前殿築甬

道應劭曰築垣牆如街巷。正義曰築音竹甬音勇自成

陽屬之是歲賜爵一級治馳道應劭曰馳道天子

道然漢書賈山傳曰秦為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

江湖之上濱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

隱以金樅樹以青松

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韋昭曰鄒魯

縣山在其北正義曰上時掌反鄒側留反嶧音亦國系云鄒嶧山亦名

鄒山在兗州鄒縣南三十二里魯穆公改邾作鄒其山遂從

邑變山北去黃立石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德

議封禪正義曰魯太康也記云為增於太山以祭示增高

也為禪於梁父以祭示增廣也祭尚玄酒而俎

魚澤皆廣長上二丈壇高三尺階三等而樹石於泰山川

之事乃遂上泰山正義曰太山一曰岱宗東嶽也在兗

州博城縣西北三十里山海經三泰

山其上多玉其下多石郭璞云從泰山下至山頭百四十八

里三百步道書福地記云泰山高四下九百丈一尺周迴二

千里多芝草玉石長津日泉仙人室又有地獄六口鬼立石

神之府從西上下有洞天周迴三千里鬼神考謫之府立石

封祠祀服虔曰增天之高歸功於天張晏曰天高不可

為五大夫復音福禪梁父服虔曰禪闡廣土地也墳

立石其辭曰皇帝臨位作制明法臣下脩飭音

下此泰山刻石銘其詞每三句為韻凡十一韻二十有六

揚白美子云明道若
味弟道若類進
道若退上若若谷
太白若辱廣西若
不及達也若偷若
直若渝大方無隅
天器晚成大音希
聲入象無形文
時可為歌李斯
刻石文刻石有所
祖也
秦文字質直而簡
核漢人却不能作

董曰古者常事
云遺詔

年初并天下罔不賓服親巡遠方黎民登茲泰
山周覽南極從臣思迹正義從本原事業祇誦
功德正義治道運行諸產得宜皆有法式大義
休明垂于後世順承勿革皇帝躬聖既平天下
不懈於治夙興夜寐建設長利正義長專隆教
誨訓經言宣達遠近畢理咸承聖志貴賤分明男
女禮順慎遵職事昭隔內外徐廣曰隔靡不清淨
施于後嗣化及無窮正義並白浪反奉遺詔永承重戒於是
乃並勃治海以東正義並白浪反過黃腫地理志東萊
正義曰逐山反字或作腫括地志云黃縣故城在萊州
黃縣東南二十五里古萊子國也牟平縣城在黃縣南百三

十里十三州志云窮成山登之粟地理志之粟山在腫
牟平縣古腫縣也窮成山登之粟正義曰粟音
括地志云在萊州文登縣東北百八十里成山在文登縣西
北百九十里窮猶登極也封禪書云八神五曰陽主祠之粟
十日日上祠成山成山入海又云立石頌秦德焉而
去南登琅邪正義曰今萊州南也所大樂之留二月乃
徙黔首三萬戶琅邪臺下地理志云越王勾踐嘗治
山海經曰琅邪臺在渤海間蓋海畔有山形如臺在琅邪故曰
琅邪臺正義曰括地志云密州諸城縣東南百七十里有
琅邪臺越王勾踐觀臺也臺西十里有琅邪故吳春秋云
越王勾踐二十五年徙都琅邪立觀臺以望東海遂號令秦
晉齊楚以尊輔周室軟血盟即勾踐起臺處括地志云琅邪
山在密州諸城縣東南百四十五里始皇立層臺於山上謂之
琅邪臺孤立眾山之上秦王樂復三萬戶徙臺
之留三月立石山上頌秦德也復三萬戶徙臺
下者今復三萬戶徙臺
琅邪臺作琅邪臺立石刻頌秦德明德意曰索隱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楊曰博字音執
從心從博與博
字不同博音刺
以事博也博于字
學多混用

細叙

句為維二十六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萬物之紀
以明人事合同父子聖智仁義顯白道理東撫
東土以省卒士正義省山井反卒子忽反事已大畢乃臨于海
皇帝之功勤勞本事上德除末黔首是富並日大
之下搏心揖志索隱曰搏古音字左傳云搏如琴瑟之搏音集器械一量正義
曰內成曰器甲冑此九釐之屬外成曰同書文字日月所
照舟輿所載皆終其命豈不得意應時動事是
維皇帝匡飭異俗陵水經地正義陵作交猶憂恤
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咸知所辟正義方伯
分職諸治經易正義曰易音以故反言方伯分職治所舉錯必當

楊曰太山刻石
每三句一韻之眾
碑石會集三銘
以然其文質核直
致而無雜采頌
雜小吏牘自是秦
所稱文字好李行
筆也

莫不如畫正義曰畫音戶卦反謂政皇帝之明臨察
四方尊卑貴賤不踰次行正義音姦邪不容皆務
貞良細大盡力莫敢怠荒遠邇辟隱正義辟專
務肅莊端直敦忠事業有常皇帝之德存定四
極誅亂除害興利致福節事以時諸產繁殖黔
首安寧不用兵革正義協六親相保終無寇賊驩
欣奉教盡知法式六合之內皇帝之士西涉流
沙正義解南盡北戶東有東海北過大夏索隱曰協
無不臣者音渚澤及牛馬音姥正義曰杜預云大夏人迹
太原晉陽縣按在今并州遷實沉於大夏主參即此也

所至無不臣者功蓋五帝澤及牛馬莫不受德

列侯倫侯五大夫各隨人注不厭煩贅若后人為則者矣

各安其宇。維秦王兼有天下，立名為皇帝，乃撫

東土。至于琅邪，列侯張晏曰：列侯者見序例。武城侯王離，列

侯通武侯王賁，倫侯建索隱曰：爵卑於列侯，無封邑者，倫類也。亦列侯之類。成

侯趙亥，倫侯昌武侯成，倫侯武信侯馮毋擇，丞

相隗索隱曰：隗姓，林名。有本作狀者，非類之推。云隋開皇初京師穿地得寶，拜權有銘云：始皇時量器丞

相隗狀王。縮二人列名，其作狀貌之字。時令校寫親所按。驗王劭亦云：然斯遠古之謠也。正義曰：隗音五，罪反。

相五綰，卿李斯，卿王戊，五大夫趙嬰，五大夫楊

繆正義音從與。正義曰：上才用反。下預言王離以下十人。居虬反。從始皇咸與始皇議功德於海上，立石於

琅耶臺下，十人議於海上。正義曰：此須前後序兩句為韻。此二句為韻。曰古

之帝者，地不過千里。正義曰：過音戈。下里謂王畿。諸侯各守其

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亂，殘伐不止，猶刻金石

以自為紀。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

假威鬼神。正義曰：言五帝三王假借鬼神之威，以欺遠

方，實不稱名。正義稱尺證反。故不久長，其身未歿，諸侯倍

叛，法令不行。今皇帝并一海內，以為郡縣，天下

和平，昭明宗廟，體道行德，尊號大成，羣臣相與

誦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為表經。既已齊人，徐

市等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

洲。正義曰：漢書郊祀志云：此三神山者，其傳在渤海中，去人不遠，蓋曾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

盡白而黃金、白銀為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至三神山，乃居水下，臨之患且至，風輒引船而去，終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

神異記要言曰... 王母化中... 王自修... 舒雅史... 之北也... 既能震... 入水理... 心者自... 沒無疑... 上秦則... 不使人... 秦所錄... 漢下于... 禹一鼎... 於後躍... 水湛虛... 去楚國... 東月明... 矣

心僊人居之請得齋戒與童男女求之於是遣

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僊人正義曰括地志云賈州在

東海中秦始皇使徐福將童男女入海求仙人止在一作王此

州其數萬家至今洲上人有至會稽而易者吳人外國圖云

宜州去琅耶萬里始皇還過彭城正義曰彭城徐州所理縣也

泗水使千人沒水求之弗得乃西南渡淮水之

衡山正義曰括地志云衡山一名岨嶽山在衡南郡正義

荆州也言欲向衡山即西浮江至湘山祠正義曰括地

北過南郡入武關至咸陽一岳州湘陰縣北五十七里之二妃塚在湘陰北

一百六十里青草山上盛弘之荆州記云青草湖南有青草

山湖因山名焉列女傳云舜陟方死於蒼梧二妃死於江湘

之間因葬焉按湘山者乃青草山山近湘水朝在山南故言

湘山逢大風幾不得渡上問博士曰湘君何神博

士對曰聞之堯女舜之妻而葬此索隱曰列女傳

女按楚詞九歌有湘君湘夫人夫人是堯女則湘亦以湘君為堯

君當是舜今此文以湘君為堯女是愆而言之於是始

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伐湘山樹赭其山正義

赭音上自南郡由武關歸應劭曰武關秦南關通南陽

里弘農界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武關在商州商洛

縣東九十里春秋時少習也杜預云武關在商州商洛

二十九年始皇東游至陽武博狼沙中地理志河

有博狼音浪正義曰音浪為盜所驚求弗得乃令天下大索十

日登之罘刻石其辭曰索隱曰維二十九年時

在中春正義曰中音仲古者陽和方起皇帝東游巡

宋子虛曰笑何... 不得... 矣因... 有若... 秦得... 誕而... 也

地理... 縣有博狼沙

史記卷六

登之罘臨照于海從臣嘉觀正義從才用反觀音培原念休
列道誦本始大聖作治建定法度顯著綱紀外
教諸侯光施文惠明以義理六國回辟正義必貪亦反
戾無厭正義於廉反虐殺不已皇帝哀衆遂發討師奮
揚武德義誅信行威燁旁達徐廣曰燁充善反莫不賓服
亨滅彊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極普施明法經緯
天下永為儀則大矣哉宇縣之中宇字由縣亦縣承順
聖意系隱曰協龍首應羣臣誦功請刻于石表垂于常式
其東觀曰維二十九年皇帝春游覽省遠方逮
于海隅遂登之罘昭臨朝陽觀望廣麗從臣咸

念原道至明聖法初興清理疆內外誅暴彊武
威旁暢振動四極禽滅六王闡并天下苗害絕
息永偃戎共皇帝明德經理宇內視聽不怠李
曰怠協旗疑聲息音銅綦反故國語范蠡曰得時不怠時不再來亦以怠與臺為韻作立大義昭
設備器咸有章旗職臣遵分各知所行事無嫌
疑黔首改代遠邇同度臨古絕尤常職既定後
嗣循業長承聖治羣臣嘉德祇誦聖烈請刻之
罘旋遂之琅邪道上黨入索隱曰道猶從也

三十年無事

徐廣曰使黔首自實田也

三十一年

更名臘曰嘉平

大原邑歌山為七
言古詩之祖

真人茅盈內紀曰始皇三十一年九月庚子盈曾祖父蒙
於華山之中乘雲駕龍白日升天先是其邑謠歌曰神仙得
者茅初成駕龍上升入秦清時下玄洲戲赤城繼世而往在
我盈帝若學之騰嘉平始皇聞謠歌而問其故父老具對此
仙人之謠歌勸帝求長生之術於是始皇欣然乃有尋仙之
志因改臘曰嘉平索隱曰廣雅曰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
曰大蜡亦曰臘秦更曰嘉平蓋應歌謠之詞而改從殷號也
道書茅蒙字初成今此云茅蒙初成者為神仙之道其意失
也蓋由裴氏所引不明或後人增
益蒙字遂令七言之詞有衍爾
羊始自皇為微行咸陽張晏曰若微賤之與武士四
人俱夜出逢盜蘭池地理志涇城縣有蘭池宮。正
義曰括地志云蘭池陂即古之
蘭池在咸陽縣界秦記云始皇都長安引渭水為
池築為蓬瀛刻石為鰲長二百丈逢盜之處也見寢武
士殺盜關中大索二十日米石千六百
三十一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羨門

懷得石城郭防人阻
此為害也

揚曰精利此反按合
碑文作利叶果石后
人不相樂石之義乃
安改之唐書云
樂石其碑以四
浮聲作碑也

曰古高誓正義曰亦
古仙人刻碣石門徐廣曰
一作盟壞城郭決通
隄防其辭曰頌正義曰此
頌為韻遂興師旅誅戮無道為
逆滅息武殄暴逆文復無罪徐廣曰復
一作憂。正
義曰復音福言秦以武
馬恩肥土域皇帝奮威德并諸侯初一泰平墮
壞城郭正義曰墮音許規反壞
音怪墮毀也壞亦也言始
皇毀城郭東諸侯僭城郭也夫自頽曰壞音戶怪
反決通川防夷去險阻地勢既定黎庶無正義
正
天下咸撫男樂其疇女修其業事各有序惠
被諸產父並來田徐廣曰父
一作分莫不安所羣臣誦烈
請刻此石垂著儀矩因使韓終侯公石生求仙

卷之八

三

人不死之藥始皇巡北邊從上郡入燕人盧生

使正義音入海還以鬼神事因奏錄圖書曰云秦

者胡也鄭玄曰胡胡亥秦二世名也秦見始皇乃使將

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擊胡略取河南地正義

曰今靈夏勝等

三十二年發諸嘗通之人贅婿贊曰贅謂居窮有

賈人略取陸梁地正義曰嶺南之人多處山為桂

林韋昭曰今鬱林是也。索隱曰謂象郡韋昭曰南海

正義曰即廣以適遣戍徐廣曰五十萬人守五嶺。正義

五嶺者大庾始安臨賀揭楊桂陽輿地志云一曰臺嶺亦名

塞上今名大庾二曰騎田三曰都龍四曰萌諸五曰越嶺

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徐廣曰並河以東服虔曰並

也屬之陰山徐廣曰在五原北。正義曰以為二十

四縣城河上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闕正義

名在五原北兩山相對陶山北假中晉灼曰王莽傳云

若闕其高故言高闕假中五原北假音壤

穀北假地名也。索隱曰高闕山名北假地名近五原。正

義曰鄴元注水經云黃河逕河目縣故城西縣在北假中北

假地名按河目縣屬勝州名河始示真障巨逐戎人徙

誦實之初縣索隱曰徙有罪而謫之以實初縣即上自

糾謫亦禁不得祠明星山出空方徐廣曰皇南

三十四年適治獄吏不直者築長城及南越地

正義曰謂戌五始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

嶺是南方越地

為言音義僕射

正義

周青臣

漢書白官表曰僕射秦官古者黑也官有主射以督課之

應劭曰

進頌曰他時秦地不過千里賴陛下神靈

明聖平定海內故逐蠻夷日月所照莫不賓服

以諸侯為郡縣人人自安無有戰爭之患傳之

萬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悅博士齊人

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

臣自為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

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止義滿何以相救哉

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又面

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也如皇下其議丞相李

奏

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

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

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

諸侯並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

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正義今力

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

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

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

人善其所私學徐廣曰私一作知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

帝并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

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正義全矣主口瓜反以為名異取以為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傳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誅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弃市應劭曰禁民聚語畏其以謗已正義曰偶對也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二十日不燒黥為城旦如淳曰律說論決為髡鉗輸邊築長城書曰伺寇虜夜苦營築長城城旦四歲所不去者醫醫樂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徐廣曰一無法令二字以吏為師制曰可

三十五年吟道道九原地理志五原郡有九原縣抵雲陽徐廣曰表

云道九原通甘泉斬山堙谷直通之於是始皇以為咸陽

人多先王之宮廷小吾聞周文王都豐武王都

鎬豐鎬之間帝王之都也乃營作朝宮渭南上

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正義曰房白郎反括地志云秦阿房宮亦曰阿城在雍州

長安縣西北一十四里按宮在上林苑中雍州郭城西南面即阿房宮城東面也顏師古云河近也以其去咸陽近且號

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

可以建五丈旗索隱曰此以其形名宮也言其宮四阿房廣也故云下可建五丈之旗也阿房

後為宮名。正義曰三輔舊事云阿房宮東西三里南北五百步庭中可受萬人又鑄銅人十二於宮前阿房宮以慈石

為門阿房宮之北闕門也周馳為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

卷附慶也附微慶

山之顛以為闕為復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索隱曰謂為復道文閣道絕漢抵營室也天官書曰天極紫宮後十七星絕漢抵營室曰閣道阿房宮未成欲更擇令名名之作宮阿房故天下謂之阿房宮隱宮正義曰餘刑見於市朝宮刑一百日隱於陰室養之乃可故曰隱宮下蠶室是徒刑者七十餘萬人乃分作阿房宮或作麗山發北山石椁乃寫蜀荆地材皆至關中計宮三百關外四百餘於是立石東海上胸界中以為秦東門因徙三萬家麗邑正義麗音離五萬家雲陽皆復不事十歲盧生說始皇曰臣等求芝奇藥仙者常

弗遇類物有害之者方中人主時為微行以辟惡鬼惡鬼辟真人至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則害於神真人者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正義而說反陵雲氣與天地久長今上治天下未能恬惓願上所居宮母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殆可得也於是始皇曰吾慕真人自謂真人不稱朕乃令咸陽之旁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復道甬道相連帷帳鍾鼓美人充之各案置者不移徙行所幸有言其處者罪死始皇帝幸梁山宮徐廣曰在好時正義曰括地志云俗名望宮山在雍州好時縣西十二里北去梁山從山九里秦始皇起從山上見丞相車騎衆弗善即此山也

秦台皇房已六

十五

上見丞相車騎衆弗善也。中人或告丞相丞相後損車騎。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語。」案問莫服。當是時，詔捕諸時在旁者皆殺之。自是後莫知行之所在。聽事羣臣受決事，悉於咸陽宮侯生。說死曰韓客侯生也。盧生相與謀曰：「始皇爲人，天性剛戾自用，起諸侯并天下，意得欲從，以爲自古莫及已。專任獄吏，獄吏得親主，博士雖七十人，特備員弗用。丞相諸大臣皆受成事，倚辦於上。上樂以刑殺爲威。」正義曰：五孝反。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驕，下懾伏諛，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

方。徐廣曰：一云并力。正義曰：言秦施法不得兼方者，今民之有方伎，不得兼兩齊，試不驗，輒賜死。言法酷。輒死。然候星氣者至二百人，皆良士，畏已諱諛，不敢端言其過。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於上。上至以衡石量書。石百二十斤。正義曰：衡秤衡也。言表儀奏請科取一石，日夜有程期，不滿不息。日夜有呈，不中呈。正義中作作，作反。不得休息。負於權勢，至如此，未可爲求仙。於是乃亡去。始皇聞之，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悉召文學方術士甚衆，以興太平。方士欲練以求奇藥。」徐廣曰：一云欲以練求。今聞韓衆正義音終去不報。徐市等費以巨萬計，終不得藥。徒效利相告，日聞徐廣

日一作問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以重吾不德也。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為詖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阮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益發謫徙邊。徐廣曰：於北河榆中耐徙三處拜爵一級。始皇長子扶蘇諫曰：「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於上郡。正義曰：括地志云：上郡故城在綏州上縣，東南五十里，秦之上郡城也。三十六年，熒惑守心，有墜星下東郡，至地為石。

梁劉勰云：秦皇威藉亦造仙詩。
董道傳云：以白王令所游天下相傳，而馳名也。

徐廣曰：表云石書。賈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聞之，遣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居人誅之，因燔銷其石。」始皇不樂，使博士為仙真人詩，及行所游天下，傳令。正義曰：傳逐逐，反人之力呈反。樂人誦弦之秋，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正義曰：括地志云：平舒故城在華州華陰縣西北六里，水經注云：渭水又東經平舒北城，枕渭濱，干破人倫水南，面通澗，昔秦之將云也。江神送璧於華陰，平舒道即其地。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為吾遺瀉池君。」服虔曰：張晏曰：武王居鎬，鎬池君則武王也。武王伐商，故神云：始皇荒流，若紂矣。今亦可代也。孟康曰：長安西南有瀉池。索隱曰：按服虔云：水神是也。江神以璧遺瀉池之神，告始皇之將終也。且秦水德王，故其君將云：水神先自相告也。正義曰：瀉池，鄆元注水經云：瀉水承瀉池北流，入渭。今按瀉池西北瀉池，鄆元注水經云：瀉水承瀉池北流，入渭。今按瀉池

水流入來通渠蓋闢元誤今入渠去去武王居瀛瀛池君則因
武王也伐商神本始皇素九澤若紂集今武王可伐集

言曰今年祖龍死蘇林曰祖始也龍人君象謂始皇也因

先也應劭曰祖人之先龍君之象使者問其故因忽不見置其璧去

使者奉璧具以聞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

過知一歲事也退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使御

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沈璧也於是始

皇卜之卦得游徙吉遷北河榆中二萬家正義曰謂

北河勝州也榆中即今勝州榆林縣也言徙三萬家以應卜卦游徙吉也拜爵一級

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左丞相斯從右

丞相去疾守少子胡亥愛慕請從上許之十一

月行至雲夢望祀虞舜於九疑山正義曰括地志云九疑山在永

州唐與縣東南一百里白皇臨見家墓記云舜冢在零陵郡浮江

下觀藉柯渡海渚正義曰括地志三舒州周安縣東按

過丹陽正義曰括地志云丹陽郡故在閩州江志至錢

唐正義曰錢唐今杭州縣臨浙江晉灼曰江水至會稽水波惡乃

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徐廣曰蓋在餘杭也顧夷曰餘

縣上會稽祭大禹正義曰上音上掌反越州望于南

海而立石刻頌秦德索隱曰三句為其文曰正義曰

三句為韻共碑見在會稽山上其文及書比目李斯皇帝休

烈平一字內德惠脩長索隱曰脩亦長也重文耳王

其字四寸畫如小指圓鐫今文字整頓是小篆字秦

始皇碑文脩作攸三十有七年親巡天下周覽遠方遂登

會稽宣省習俗黔首齋莊羣臣誦功本原事迹

追守高明索隱曰今捨會稽刻石文首字作道雅符人精也秦聖臨國始定

刑名顯陳舊章正義作彰音章碑文作畫音也初平法式審別職

任以立恒常六王專位負負暴慤猛率衆自彊正義

曰碑文作率衆邦強暴虐恣行正義寒彭反負力而驕數動甲兵

正義數音胡陰通間使正義曰間紀見反又知字使所更反以事合從正義合音閣從

行為辟方正義行下孟反辟疋亦反內飾詐謀索隱曰刻石文謀作詐外

來侵邊遂起禍殃義威誅之殄熄徐廣曰音恩正義殄田典反

暴悖正義暴白報反悖音背亂賊滅亡聖德廣密六合之中

被澤無疆皇帝并宇兼聽萬事遠近畢清運理

羣物考驗事實各載其名貴賤並通善否陳前

靡有隱情飾省宣義徐廣曰省一作非。正義曰飾音式省。景反飾謂文飾也省

也過有子而嫁正義曰謂夫死有子棄之而嫁倍死不貞防隔內外禁

止淫泆男女執誠夫為寄索隱曰殺壯猪也言夫淫他室若寄殺之猪也殺之無罪男秉義程妻為逃嫁正義曰謂棄夫而逃嫁於人

加音子不得母正義曰言妻棄夫逃嫁子乃失母咸化廉清大治濯俗天

下承風象被休經旨遵度軌和安敦勉莫不順

令正義力呈反黔首脩潔人樂同則正義樂音岳嘉保太平

後敬奉法常治無極輿舟不傾從臣誦烈正義曰從

後敬奉法常治無極輿舟不傾從臣誦烈正義曰從

音才用反烈美也所隨巡請刻此石光垂休銘還過

從諸臣咸誦美請刻此石地理志丹陽有江乘縣。正義曰乘音時升

吳從江乘渡反江乘故縣在潤州句容縣北六十里本秦

神藥數歲不得費多恐謹乃詐曰蓬萊藥可得

然常為大鮫魚所苦正義鮫音交苦音其右故反故不得至願請

善射與俱見則以連弩射之始皇夢與海神戰

如人狀問占夢博士曰水神不可見以大魚蛟

龍為候今上禱祠備謹而有此惡神當除去而

善神可致乃令入海者齎捕巨魚具而自以連

弩候大魚出射之自琅邪北至榮成山正義曰即

細叙見始皇之愚

弗見至之不見巨魚射殺一魚遂並海西至

平原津而病徐廣曰渡河而西。正義曰今德州平原縣

張公渡恐比平原郡古津也漢書公孫弘平津侯亦近此蓋平津即此津始皇渡此津而疾始皇惡言

死羣臣莫敢言死事上病益甚乃為璽書賜公

子扶蘇曰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在中車府

令趙高伏藏曰主乘輿路車行符璽事所未授使者七月丙

寅始皇崩於沙丘平臺徐廣曰年五十沙丘去長安

鹿武靈王之死處。正義曰括地志云沙丘臺在邢州平鄉

縣東北二十里又云平鄉縣東北四十里按始皇崩在沙丘

之宮平臺之中邢州去承相斯為上崩在外。正義為恐

諸公子及天下有變乃秘之不發喪棺載輜涼

史記卷六

三

車中正義棺音館又古患反故幸宦者參乘所至上食百官

奏事如故宦者輒從輜涼車中可其奏事獨子

胡亥趙高及所幸宦者五六人知上死趙高故

嘗教胡亥書及獄律令法事胡亥私幸之高乃

與公子胡亥丞相斯陰謀破去始皇所封書正義

去立賜公子扶蘇者而更詔為丞相斯受始皇

遺詔沙立立子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公子扶

蘇蒙恬數以罪正義數音色且反其賜死語具在李斯傳

中行遂從井陘徐廣曰在常山抵九原正義曰抵丁禮反抵至

會暑上輜車臭乃詔從官令車載一石鮑魚

正義鮑白如反以亂其臭行從直道至咸陽發喪太子胡

亥龍衣為二世皇帝九月葬始皇鄜山始皇初

即位穿治鄜山及開天下天下徒送詣七十餘

萬人穿三泉下銅徐廣曰一作銅錮鑄塞正義曰而

致樽宮觀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滿之正義曰言冢

百官位次奇器珍怪徙滿冢中臧才浪反今匠作機弩矢有所穿近者輒

射之以水銀為百川江河大海機相灌輸正義

音成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魚膏為燭徐廣

魚似鮎四脚正義曰廣志云鮎魚聲如小兒啼有四足形

如鱧可以治牛出伊水異物志云人魚似人形長尺餘不堪

食皮利於鮫魚鋸材木入項上有小穿氣從中出秦始皇冢

中以人魚膏為燭即此魚也出東海中今台州有之按今帝

史記秦始皇本紀

王用漆燈冢中則火不滅度不滅者久之正義度音田恪反二世曰先帝

後宮非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從死死若甚衆

葬既已下或言工匠為機藏皆知之藏重即泚

大事畢已藏閉中羨正義曰音延下同謂冢中神道下外羨門盡

閉工匠藏者無復出者樹草木以象山皇覽曰墳高五十餘

大周迴五里餘。正義曰關中記云始皇陵在驪山泉本北

流障使東西流有土無石取大石於渭山諸山括地志云秦

始皇陵在雍州新二世皇帝元年年二十一徐廣曰表云十月趙高為

郎中令漢書百官表一曰秦官掌宮殿門戶任用事二世下詔增始皇

寢廟犧牲及山川百祀之禮令羣臣議尊始皇

廟羣臣皆頓首言曰古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

夫三雖萬世世不次毀今始皇為極朝四

海之內皆獻貢職增犧牲禮咸備毋以加先王

廟或在西雍正義曰於用反西雍在咸陽西今岐州或

在咸陽天子儀當獨奉酌祠始皇廟自襄公已

下軼毀所置凡七朝羣臣以禮進祠以尊始皇

廟為帝者祖廟皇帝復自稱朕二世與趙高謀

曰朕年少初即位黔首未集附先帝巡行郡縣

以示彊威服海內今晏然不巡行即見弱毋以

臣畜天下春二世東行郡縣李斯從到碣石並

源雜

海南至會稽而盡刻始皇所立刻石石旁著正義

丁略大臣從者名以立早先帝成功盛德焉皇帝曰

金石刻盡始皇帝所為也今襲號而金石刻辭

不稱正義尺始皇帝其於久遠也正義曰二世言始

白五帝三王未及既已讓位而見金石如後嗣為之者

不稱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徐廣曰姓馮

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臣請具刻詔書刻石因

明白矣臣昧死請制曰可遂至遼東而還於是

二世乃遵用趙高申法令乃陰與趙高謀曰大

臣不服官吏尚彊及諸公子必與我爭為之柰

何高曰臣固願言而未敢也先帝之大臣皆天

下累世名貴人也積功勞世以相傳久矣今高

素小賤陛下幸稱舉令在上位管中事大臣鞅

鞅特以貌從臣其心實不服今上出不因此時

案郡縣守尉有罪者誅之上以振威天下下以

除去上生平所不可者今時不師文而決於武

力願陛下遂從時毋疑即羣臣不及謀明主收

舉餘民賤者貴之貧者富之遠者近之則上下

集而國安矣二世曰善乃行誅大臣及諸公子

以罪過連逮少近官二索隱曰逮訓及也謂連及

郎俱被捕故云連逮少小也

三个吾未敢法好
三下吾未嘗不
與凡厥是古文字

近近侍之臣三郎謂中郎外郎散郎正義曰漢書百官無表云有議郎中郎散郎又有左右三將謂郎中車郎戶郎無得立者而六公子戮死於杜公子將問昆弟三人囚於內宮議其罪獨後一使使令將問曰公子不臣罪當死吏致法焉將問曰闕廷之禮吾未嘗敢不從賓贊也廊廟之位吾未嘗敢失節也受命應對吾未嘗敢失辭也何謂不臣願聞罪而死使者曰臣不得與謀奉書從事將問乃仰天大呼天者三曰天平吾無罪昆弟三人皆流涕拔劍自殺宗室振恐君幸臣諫者以為誹謗大吏持祿取容黔首振恐四月二世還至咸

陽曰先帝為咸陽朝廷小故營阿房宮為室堂未就會上崩罷其作者復土正義曰謂出土為陵既成還復其土故言復土酈山酈山事大畢今釋阿房宮弗就則是章先帝舉事過也復作阿房宮外撫四夷如始皇計盡徵其材土正義曰謂材官殿張之士五萬人為屯衛咸陽令教射狗馬禽獸當食者多正義曰謂材土及狗馬度不足下調正義度田洛反下行嫁反下郡縣轉輸菽粟芻藁皆令自齎糧食咸陽三百里內不得食其穀用法益刻深七月戌卒陳勝正義音升等反故荆地為張楚李奇曰張大楚國也勝自立為楚王居陳遣諸將徇地山

東郡縣少年苦秦吏皆殺其守尉令丞反以應
陳涉相立為侯王合從西鄉名為伐秦不可勝
數也謁者漢書百官表曰謁者秦官掌賓贊受事使東方來以反者聞
二世二世怒下吏後使者至上問對曰君幸盜郡
守尉方逐捕今盡得不足憂上悅武臣自立為
趙王魏咎為魏王田儋服虔曰音負擔為齊王沛公起沛
項梁舉兵會稽郡

二年冬陳涉所遣周章等將西至戲應劭曰戲康曰水名今戲亭是也蘇林曰呂各在新豐東南二十里正義曰戲音許巨反括地志云戲水原出雍州新豐縣西在驪山水經注云戲水出驪山馮公谷東北流今新豐縣東北十一里戲水當官道即至處兵數十萬二

世大驚與羣臣謀曰奈何少府章邯曰

表曰少府

秦官應劭曰掌山澤陂池之稅各曰禁錢以給私養自別為藏少者小也故稱少府。正義胡甘反盜已至

衆彊今發近縣不及矣鄴山徒多請赦之授兵

以擊之二世乃大赦天下使章邯將擊破周章

軍而走遂殺章晉灼曰亭名在弘農東十三里魏武帝改曰好陽。正義曰括地志

云昔陽故亭一名好陽亭在陝州桃林縣東南十四里即章邯殺周章處二世益遣長史司

馬欣董翳佐章邯擊汝南殺陳勝城父正義曰城父音甫括地志云

城父亭州所理縣破項梁定陶正義曰今曹州定陶縣滅魏咎臨濟正義

曰今齊州縣楚地盜名將已死章邯乃北渡河擊趙王

歇等於鉅鹿正義曰括地志云邢州平鄉縣城本鉅鹿縣圍趙王歇即此城趙高說二

楊三山道流一何
不滿五十字者
及所引救之文
以入

世曰先帝臨制天下久故羣臣不敢為非進邪
說今陛下富於春秋初即位柰何與公卿廷決
事。事即有誤示羣臣短也。天子稱朕固不聞聲
索隱曰言天子常處禁中臣下屬望纔有兆朕耳不見其形也於是二世常居禁中
曰禁中者門戶有禁非侍御者不得入故曰禁中與高決諸事其後公卿希
得朝見盜賊益多而關中卒發東擊盜者毋已
右丞相去疾左丞相斯將軍馮劫進諫曰關東
羣盜並起秦發兵誅擊殺亡甚眾然猶不止
盜多皆以戍漕轉作苦賦稅大也請且止阿
房宮作者減省正義上四邊戍轉二世曰吾聞之

韓子曰堯舜采椽不刮索隱曰采木名刮音括茅茨不翦飯

土溜徐廣曰曰靜曰飯器謂之籃。索隱曰此字一音鏤不作籃啜土形如溲曰土形飯器之屬

雖監門之養正義以不敵於此索隱曰

禹鑿金龍門通大夏正義曰

決河亭水正義曰放之海身自持築

脛毋毛臣虜之勞不烈

於此矣正義曰脛毋毛臣虜之勞不烈

持鋏杵使膝脛無毛臣虜之勞不烈

之勤勞不酷烈於此辛苦矣凡所為貴有天下者

持鋏杵使膝脛無毛臣虜之勞不烈

之勤勞不酷烈於此辛苦矣

董曰斯修中教
二世此語為問故
斯阿之意答之以
取悅此所叙語同
而以為詰責了
詞其相予項也
此何也

得肆意極欲主重正義直拱反明法下不敢為非以制
御海內矣夫虞夏之主貴為天子親處窮苦之
實以徇百姓尚何於法朕尊萬乘母其實吾欲
造千乘之駕萬乘之屬充吾號名且先帝起諸
侯兼天下天下已定外攘四夷以安邊境正義音竟
作宮室以章得意而君觀先帝功業有緒今朕
即位二年之間羣盜並起君不能禁又欲罷先
帝之所為是上母以報先帝次不為朕盡忠力
正義為于偽反何以在位下去疾斯劫吏案責他罪去疾
劫曰將相不辱自殺斯卒囚正義曰天子律反囚在由反謂禁錮反就

五刑

三年章邯等將其卒圍鉅鹿楚上將軍項羽將
楚卒往救鉅鹿冬趙高為丞相竟案李斯殺之
夏章邯等戰數却二世使人讓邯邯恐使長史
欣請事趙高弗見又弗信欣恐亡去高使人捕
追不及欣見邯曰趙高用事於中將軍有功亦
誅無功亦誅項羽急擊秦軍虜王離邯等遂以
兵降諸侯八月己亥徐廣曰一作卯趙高欲為亂恐羣臣
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
曰丞相誤邪謂鹿為馬問左右左右或默或言

馬以阿順趙高或言鹿者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後羣臣皆畏高高前數言關東盜毋能為也及項羽虜秦將王離等鉅鹿下而前章邯等軍數却上書請益助燕趙齊楚韓魏皆立為王自關以東犬氏正義曰丁礼反氏猶畧七盜畔秦吏應諸侯諸侯咸率其眾西鄉沛公將數萬人已屠武關使人私於高高恐二世怒誅及其身乃謝病不朝見二世夢白虎齧其左駢篤殺之心不樂怪問占夢卜曰涇水為祟正義曰遂反二世乃齋於望夷宮

張晏曰望夷宮在長陵西北長平觀道東故亭處是也臨涇水作之以望比夷。正義曰括地志云秦望夷宮在雍州咸

陽縣東南八里臨涇水作之望北夷欲祠涇沈四白馬使使責

高以盜賊事高懼乃陰與其婿咸陽令閻樂其

弟趙成謀曰上不聽諫今事急欲歸禍於吾宗

吾欲易置上更立公子嬰女子嬰女仁儉百姓皆載

其言使郎中令為內應徐廣曰一云郎中令趙成詐為有大賊

令樂召吏發卒追劫樂毋置高舍遣樂將吏卒

千餘人至望夷宮殿門縛衛令僕射曰賊入此

何不止衛令曰周廬設卒甚謹西京賦曰微道外周千廬內傳薛綜

曰士傳宮外向為廬舍晝則安得賊敢入宮樂遂斬

逃行非常夜則警備不虞衛令直將吏入行射郎官者大驚或走或格格

者輒死死者數十人郎中令與樂俱入射上幄
坐幃二世怒召左右左右皆惶擾不闕旁有官
者一人侍不敢去二世入內謂曰公何不蚤告
我乃至於此官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蚤
言皆已誅安得至今閻樂前即二世數曰足下
驕恣蔡邕曰羣臣士庶相與言曰殺誅殺無道天下
共畔足下足下其自為計二世曰丞相可得見
否樂曰不可二世曰吾願得一郡為王弗許又
曰願為萬戶侯弗許曰願與妻子為黔首比諸
公子閻樂曰臣受命於丞相為天下誅足下足

下雖多言臣不敢報麾其兵進二世自殺閻樂
歸報趙高趙高乃悉召諸大臣公子告以誅二
世之狀曰秦故王國始皇君天下故稱帝今六
國復自立秦地益小乃以空名為帝不可宜為
王如故便立二世之兄子公子嬰為秦王以黔
首葬廿二世杜南宜春苑中令子嬰齋當廟見受
玉爾齋五日子嬰與其子二人謀曰丞相高殺
二世望夷宮恐羣臣誅之乃詳以義立我我聞
趙高乃與楚約滅秦宗室而王關中今使我齋
見廟此欲因廟中殺我我稱病不行丞相必自

來來則殺之高使人請子嬰數輩子嬰不行高
果自往曰宗廟重事王柰何不行子嬰遂刺殺
高於齋宮三族高家以徇咸陽子嬰為秦王四
十六日楚將沛公破秦軍入武關遂至霸上應
曰霸水上地名在長安東三十里古者滋水秦穆公更名霸水使人約降子嬰子嬰即
係頸以組白馬素車應劭曰組者天子轍也係頸者言欲自殺也素車白馬喪人之服也
奉天子璽符降軹道旁徐廣曰在霸陵駟安蘇材曰亭名在長安東十三里沛
公遂入咸陽封宮室府庫還軍霸上居月餘諸
侯兵至項籍為從長索隱曰謂合關東為從長也殺子嬰及秦
諸公子宗族遂屠咸陽燒其宮室虐其子女收

其珍寶貨財諸侯共分之滅秦之後各分其地
為三名曰雍王塞王翟王號曰三秦項羽為西
楚霸王主命分天下王諸侯秦竟滅矣後五年
天下定於漢

太史公曰秦之先伯翳嘗有勳於唐虞之際受
土賜姓及殷夏之間微散至周之衰秦興邑于
西垂自繆公以來稍蠶食諸侯竟成始皇始皇
自以為功過五帝地廣三王而羞與之作善哉
乎賈生推言之也曰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餘
郡繕津關據險塞修甲兵而守之然陳涉以戍

西漢書曰黃生
秦之所以成敗
亦有傳言而卒
曰仁者不施而
守仁者不施也
守仁者不施也
守仁者不施也
守仁者不施也
守仁者不施也
守仁者不施也
守仁者不施也
守仁者不施也
守仁者不施也

董曰過秦三篇其文極古自先秦而下皆過秦所稱美但其文之氣三篇如一不甚變化且相字有字卷中多生何作友友册字

卒散亂之衆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耰白挺徐廣曰耰田器音憂。索隱曰徐以耰為鋤柄蓋得其近也。望屋而食索隱曰言其兵饑食天下不裹糧而行。橫行天下索隱曰謂輕前敵不部伍放進也。關梁不闔長戟不刺陽侯曰橫行匈奴中也。秦人阻險不守關梁不闔長戟不刺疆弩不射楚師深入戰於鴻門曾無藩籬之難於是山東大擾諸侯並起豪俊相立鵬冠子曰德俊德千人者謂之豪德百人者謂之英。索隱曰謂武臣田儋魏豹之屬。秦使章邯將而東征章邯因以二軍之衆要市於外索隱曰此評失也章邯之降由趙高用事不信任軍將一則恐誅二則楚兵既盛王離見虜遂降耳非三軍要市於外以求封明矣。以謀其上君王離見虜遂降耳非三軍要市於外以謀其上君羣臣之不信可見於此矣子嬰立遂不寤藉

此段好言秦雄一其國不利皆勝

使子嬰者庸主之材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秦地被山帶河以為固四塞之國也自繆公以來至於秦王二十餘君常為諸侯雄豈世世賢哉其勢居然也且天下嘗同心并力而攻秦矣當此之世賢智並列良將行其師賢相通其謀然困於阻險而不能進秦乃延入戰而為之開關百萬之徒逃北而遂壞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勢不便也秦小邑并大城徐廣曰大一作小。守險塞而軍高壘毋戰閉關據阨荷戟而守之諸侯起於匹夫以

史記卷六十五

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親。其下未附。名
為云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難犯也。必退
師安土。息民以待其敝。紫隱曰賈誼書安作案收弱扶罷。以
令大國之君不患不得意於海內。貴為天子。富
有天下。而身為禽者。其救敗非也。秦王足已不
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
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惑而終身不
悟。亡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世非無深慮。知化之
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
禁。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為戮沒矣。故使天下之

其疆也其弱也其削也其
最妙

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指口而不言。是以三主
失道。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天下已亂。奸不
上聞。豈不哀哉。先王知雍蔽之傷國也。故置公
卿大夫士。以飾法設刑。而天下治。其疆也。禁暴
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伯征而諸侯從。其削
也。內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
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望。而海內畔矣。故
周五紫隱曰賈誼書五作王序得其道。而千餘歲不絕。秦本
末並失。故不長久。由此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
矣。野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是以君子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為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以人事。察盛衰之
 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有時。故曠日長
 久而社稷安矣。第二編文選過秦論以爲起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
 地。君臣固守而窺周室。有席卷天下。索隱曰按春秋
 冰散靡。卷也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張晏曰包括囊括也
 言其能包含天下。索隱曰商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商君佐之。君衛公孫
 戰之備。外連衡而闘諸侯。索隱曰戰國策曰蘇秦亦
 既沒。惠王武王蒙故業。因遺冊。南兼漢中。西舉

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
 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美之地。以致天
 下之士。合從締交。漢書音義曰結也相與爲一。當是時。齊
 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
 者。皆明知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
 離衡。索隱曰言孟嘗等四君皆爲其國并韓魏燕楚齊
 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索隱曰六國者
 有寧越。徐尚。蘇秦。杜
 赫之屬。爲之謀。徐廣曰越一作經或自別有此人不必
 越徐尚未詳。蘇秦東周洛陽人。呂氏春秋杜赫
 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君。高誘曰杜赫周人也。

中山爲九國其二國蓋微也

韓魏趙燕楚齊

陳軫昭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秦戰國策齊明東周臣後仁秦楚及韓周最固之八公子亦仕秦陳軫夏人亦仕秦昭滑楚人樓緩魏文侯之弟所謂樓子也蘇厲秦之弟仕齊樂毅本齊臣入燕燕昭王以客禮待之以為亞卿翟景未詳也吳起孫臏帶
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起衛人事魏文侯為將孫臏孫武之後也春秋曰王廖實先兒良貴後二人皆天下之名家士田忌齊將也廉頗趙奢皆趙之將
常以十倍之地。百萬之眾。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遂巡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云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奉秦。秦有餘力而制其敵。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鹵。徐廣曰鹵鹵也因利乘便。安

割天下。分列衣河山。疆國請服。弱國入朝。延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秦王。續六世之餘烈。張晏曰孝公惠文王武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復至尊而制六合。執捶拊徐廣曰拊拍也音府一作搗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韋昭曰越有百邑以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僂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應劭曰壞堅城恐人復阻以害已也殺豪

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鑄鏐以為金人

十二以弱黔首之民然後斬華為城徐廣曰斬一作踐駟案

虞曰斷華山為城。索隱曰踐亦出賈本論又崔浩云踐登也因河為津據億丈之城

臨不測之谿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

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如淳曰何猶問也。索隱曰

衛郎官分五夜誰呵呵夜行者誰也何呵字同天下以定秦王之心自以為

關中之固金城千里索隱曰金城言其實且堅也韓子

關中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秦王既沒

餘威振於殊俗陳涉壘牖繩樞之子服虔曰以繩

康曰瓦壘而遷徙之徒才能

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

躡足行伍之間而倔起什伯之中漢書音義曰首出十長百長之

中如淳曰時皆辟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眾而轉攻

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雲集響應贏糧而

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

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韋昭曰殽

函谷關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

山之君鉏耨稷服虔曰以鉏柄及棘作矛非鏃於

句戟長鍛也徐廣曰鍛一作銛駟案如淳曰長刃矛也又

適戍之眾非抗於九國之師深謀遠慮行軍用

此第三篇尤為整齊
秦并海內以下
乃司馬遷所

兵之道非及鄉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漢書音義曰：絜，束也。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千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為家，殺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第三篇秦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徐廣曰：一本有此篇無此者。秦孝公已下而又以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繼此七不也。索隱曰：按賈誼過秦論以孝公已下為上篇，秦兼并後中侯山東三十餘郡為下篇。鄒誕生云：太史公刪賈誼過秦論，著此論當其義，而省其辭，褚先生增續既已混殺而世俗小智不唯刪省之，自合為本論於此不同也。今頗亦不可分別。以養四海，天下

鄒誕生云：太史公刪過秦論，褚先生增續既已混殺而世俗小智不唯刪省之，自合為本論於此不同也。今頗亦不可分別。

之士斐然鄉風。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無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歿，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政，疆侵弱，眾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異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當此之時，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為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此言取與守不同術也。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

史記卷六十五

以前說始皇以後說二世

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借使秦五計上世之事並弊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而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者利袒褐塗廣曰一作短小襦也音豎。素隱曰趙岐曰褐以毛毳織之若馬衣或以褐編衣也。袒一音豎蓋謂褐布而飢者甘糟糠天下之整教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為仁也鄉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過

文字典膳何等氣

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子。虛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帑汗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財敝以振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修行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威德與天下天下集矣即四海之內皆謹然各自安樂其處唯恐有變雖有狡猾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姦止矣二世不行此術而垂之以無道壞宗廟與民徐廣曰一無更始作阿房宮繁刑嚴此上五字

此上五字

更始

阿房宮

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歛無度天下多事吏
弗能紀百姓困窮而主弗收恤然後姦偽並起
而上下相遁家罪者衆刑戮相望於道而天下
苦之自君卿以下至于衆庶人懷自危之心親
處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
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臂於大澤而
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見始終之變知
存亡之機是以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天下
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矣故曰安民可
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為非此之謂也貴為天子

太史公刪賈所秦以
已行責身補為班
固所敘其年理
之言頗多

富有天下身不免於戮殺者正傾祿也。是二世

之過也。襄公立享國十二年初為西時葬西垂

索隱曰此已下重序列秦之先君立年及葬處皆當據秦紀為說與正史小有不同今取異說重列於後襄公秦仲孫莊

公子救周周始命為諸侯初為西時祠白帝立十三年葬西土生文公文公立居西垂

宮五十年死葬西垂索隱曰作卿時又作陳寶祠止靜公靜公

不饗國而死生憲公憲公享國十二年居西新

邑死葬衙地理志馮翊有衙縣。索隱曰憲公滅蕩社居新邑葬衙本紀憲公徙居平陽葬西土生

武公德公出子出子饗食國六年居西陵索隱曰一

葬衙本紀不云庶長弗忌威累參父三人率賊賊出子鄙

衍葬衙武公立武公饗食國二十年居平陽封宮

史記卷八十五

徐廣曰一云葬宣陽聚東南索隱曰紀云葬平二庶

長伏其罪德公立德公享國二年古右雍太鄭宮

生宣公成公繆公葬陽初伏以御索隱曰二年

已下居葬宣公享國十二年居陽宮索隱曰四年

初志閏月成公享國四年居雍之徐廣曰之宮葬

陽齊伐山戎孤竹繆公享國二十九年天子致

霸葬雍繆公學著人索隱曰著音貯又音宁著即宁

之人故詩云俟我於者乎而是也生康公康公享國十一年居雍高

寢葬均社生共公共公享國五年居雍高寢葬

康公南生桓公桓公享國二十七年居雍太寢

葬義里丘北生景公索隱曰作慎公景公享國四

十年居雍高寢葬丘里正義曰丘一作二也南生畢公徐廣

秋作畢公鄉養國二十六年正義作三葬車里北生

夷公夷公不享國死葬左宮生惠公正義曰十年

孔子行惠公享國十年葬車里康景生悼公悼公

享國十五年正義曰雍本葬僖公西城雍生刺正義

日一作龍共公索隱曰一作刺龍共公享國二十四年葬入

里徐廣曰生躁公索隱曰又作梭公正義曰懷公正義

日四年葬其十年彗星見躁公享國十四年居受

寢葬悼公南其元年彗星見徐廣曰年表懷公從

標國氏

晉來享國四年葬樂圍氏生靈公諸臣圍懷公

懷公自殺肅靈公昭子子也徐廣曰懷公生昭子昭子生靈公○索隱曰昭子生靈公○

十年表同紀十二年居涇陽享國十年葬悼公西生

簡公簡公從晉來享國十五年葬僖公西索隱曰按本紀簡公名悼子即刺襄公之子懷公弟也且紀及系本皆以為然今此文云靈公謬也立十六年葬僖公西

公其七年百姓初帶劍惠公享國十二年葬陵

圍索隱曰王劭按紀年云簡公後次敬公敬公立十二年乃至惠公辭則難憑時參異說生出公出

公享國二年索隱曰系本謂小王山公自殺葬雍獻公享國

二十三年徐廣曰靈公之子○索隱曰系本稱元葬踰圍獻公立葬弟圍生

生孝公孝公享國二十四年索隱曰本紀十二年葬弟圍生

惠文王其十二年始都咸陽正義曰本紀云十二年

年始都惠文王鄉良國二十七年索隱曰十葬公陵

葬公陵生悼武王悼武王享國

四年葬水陵徐廣曰皇甫謐曰葬畢今安陵西界陌○索隱曰系本作武烈王十九而立立三年本紀

四年正義曰括地志云秦悼武王陵在雍州咸陽縣西十里俗名周武王陵非也昭襄王享國

五十六年葬莊陽索隱曰十九年而立葬正陵也○正義曰括地志云秦莊襄王陵在雍州

新豐縣西南三十五里俗亦謂為子楚始皇陵在北姑亦謂為見子陵生孝文王孝文王

享國一年葬壽陵生莊襄王莊襄王享國三年

葬涇陽生始皇帝呂不韋相獻公立七年初行

為市十年為戶籍相伍孝公立十六年時桃李

冬華惠文王生十九年而立立二年初行錢有
新生嬰兒曰秦且王悼武王生十九年而立立
三年渭水赤三日昭襄王生十九年而立立四
年初為田開阡陌孝文王生五十三年而立莊
襄王生三十二年而立立二年取太原地莊襄
王元年大赦脩先王功臣施德厚骨肉布惠於
民東周與城侯謀秦秦使相國不韋誅之盡入
其國秦不絕其祀以陽人地賜周君奉其祭祀
始皇饗食國二十七年葬鄠邑正義脚力知反生二世皇
帝始皇生十三年而立二世皇帝享國三年葬

宜春正義曰恬地志云秦故胡亥陵在雍州趙高為丞

相安武侯二世生十二年而立徐廣曰本紀

右秦襄公至二世六百一十歲正義曰秦本紀自襄

六年矣年表自襄公至二世五百正義曰班固

六十年矣年表並不同未知孰是正義曰班固

有非即班固上表陳秦過失及賈誼言答之寧十七年十

月十五日乙丑日索隱曰此已下是漢孝明帝訪班固

周歷已移正義曰周初十世三十七年七

仁不代母秦直其位索

也正義曰始皇以為周火德秦代周從所不勝為水德之

也正義曰始皇以為周火德秦代周從所不勝為水德之

此下班固不明

史記秦本紀卷六

五十一

差得主人威至下
罪之者作一事看
差之者作一事看
狼狐來伐皆星

始也按周木德也秦水德也五行之運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所生者為母出者為子帝王之次子代母

秦稱水是母代子故言若有德之君相代不母承其子直音直言秦并天下稱帝是秦德值帝王之位

呂政呂政者始皇名政是呂不韋幸姬有娠獻莊襄王而并兼天下極情縱欲養育宗親

三十七年兵無所不加制作政令施於後王正義曰謂置郡縣壞井田開阡陌不立侯王始為伏臘又置丞相

大尉御史大夫奉常郎中令僕射廷尉典史宗正少府中尉

將作詹事水衡都尉監守縣令丞等皆施於後王至于隋唐矣

蓋得聖人之威河神授圖正義曰蓋者疑辭也言始皇之威能吞并據狼狐蹤跡

伐佐攻驅除正義曰狼音郎狼狐主弓矢星天官書云參天距之正義上音巨之至也稱始皇既歿胡亥極愚驕

山未畢復作阿房以遂前策云凡所為貴有天下者肆意極欲大臣至欲罷能先君所為誅斯去疾任用趙高痛哉言乎人頭玄雷鳴正義曰玄雷許又

有頭玄雷鳴辨好惡若六畜之鳴不感不伐惡正義曰此五不篤不

虛云正義曰言胡亥藉帝王之威器殘酷暴虐距之不得

留殘虐以促期雖居形便之國猶不得存子嬰

度次得嗣冠正義音紹王冠佩華紱正義音拂車黃屋正義曰黃

屋者蓋以從百司正義曰才明反請七朝小人乘非位莫不

况忽失守偷安日日獨能長念却慮父子作權

近取於戶牖之間竟誅猾臣為正義于君討賊高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羊曰叔子嬰激烈

羊曰此贊乃班固因漢皇向及遠猶逐類而尋其由不直附立失其維在文雅其文高統勝不似固他諸作也

死之後。賓婚未得。盡相勞。餐未及。下咽。酒未及。濡脣。楚兵已屠關中。真人翔霸上。素車嬰組。奉其符璽。以歸帝者。鄭伯茅旌鸞刀。嚴王退舍。羊公傳曰。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左執茅旌。右執鸞刀。以逆莊王。莊王退舍七里。何休曰。茅旌鸞刀。祭祀宗廟所用也。執宗廟哭者。示以宗廟血食自歸。王義旌音精。嚴音莊。復全。素隱曰。宋均曰。言如魚之爛。從內而出。賈誼司馬遷曰。向使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秦之積衰。天下土崩。瓦解。屋宇崩頽。眾瓦解散也。雖有周旦之材。無所復陳其巧。而以責一日之孤。正義曰。音駟。一誤哉。俗傳

秦始皇起罪惡。胡亥極得。其理矣。復責小子。正

曰亦謂子嬰云秦地可全。所謂不通時變者也。紀季以

斷春秋不名。春秋曰。紀季以斷入于齊。公羊傳曰。何以不

曰斷音戶。圭反。括地志云。安平城在青州臨淄縣東十九里。

古紀之斷邑。帝王紀云。周之紀國。姜姓也。紀侯潛齊。哀公於

周懿王。王享之外。傳曰。紀侯入為周士。竹書云。齊襄公滅紀

邢。邢都又括地志云。邢城在青州臨朐縣東三十里。鄆城在

北海縣東北七十里。鄆城在密州安丘縣界。邢音駢。鄆音嘗。

按秦始起罪惡。胡亥極得其理。國既滅絕。箕子比干。尚不能

存。殷庸主子嬰。焉能救秦之敗。以晉誼史遷。不通時變。吾

讀秦紀。至於子嬰車裂趙高。未嘗不健其決。其志嬰死生之義。備矣。徐廣曰。班固典引。以永平十

中。寧有非邪。臣對賈誼言子嬰得中。七年。詔問臣固。大史近贊語

佐秦未絕也。此言非是。臣素知之耳。

索隱述贊曰

六國陵替

二周淪二

并一天下

號為始皇

阿房雲構

金狄成行

南遊勒石

東瞰浮梁

瀉池見遺

沙丘告喪

二世矯制

趙高是與

詐因指鹿

災生噬虎

子嬰見推

恩報君父

下乏中佐

上乃庸主

欲振頹綱

二云誰克補

史壹萬叁仟壹佰柒拾捌字

注壹萬叁仟伍佰柒拾伍字

秦始皇本紀第六

史記六

項羽本紀第七

史記七

索隱曰項羽起爭雄一朝假號西楚竟未踐天子之位而身首別離斯亦不可稱本紀百降為世家

項籍者下相人也

地理志臨淮有下相縣○索隱曰縣名屬臨淮案應劭云相水名出沛國沛國有相縣其水下流又因置縣故名下相也○正義曰括地志云相故城在泗州宣預縣西北七十里秦縣項胡講反

籍秦

字羽

索隱曰按序傳籍字子羽也

初起時年二十四其季父

梁父即楚將項

梁

索隱云崔浩云伯仲叔季兄弟

梁父即楚將項

梁

索隱曰燕為秦將王翦所戮者也

梁父即楚將項

梁

燕自敘不同者蓋燕為王翦所圍逼而自殺故不同也

項氏

世世為楚將封於項

索隱曰地理志項城縣屬汝南

正義曰括地志云今陳州項城縣

項氏

城即古故姓項氏項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

學劍又

學劍又

學劍又

絕佳

即序世系無一迂語

不務年
月一季
餘去

董云去即窮也

二獄據非湯載後
此皆有故

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劔一
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項梁乃教籍兵法
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項梁嘗有櫟陽
逮索隱曰按逮訓及謂有罪相連及為櫟陽縣所逮錄也故漢史制獄有逮用。正義曰櫟音藥逮音代。乃請
斬蘇林曰斬音獄掾曹咎書抵櫟陽獄掾司馬欣
以故事得已應劭曰項梁曾坐事傳繫櫟陽獄從斬獄掾曹咎氏書與司馬欣抵歸已止也韋昭曰抵至也謂梁嘗被櫟陽縣逮捕梁乃請斬獄掾曹咎書至櫟陽獄掾司馬欣事故得止息也。索隱曰服虔云抵歸也劉伯莊云抵相憑託也。項梁殺人與籍避仇於吳中吳中賢士
大夫皆出項梁下每吳中有大繇役及喪項梁
常為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及子弟以是也

其能秦始皇帝游曾稽渡浙江

索隱曰韋昭云浙江在今錢塘浙江音

折晉灼音迹非也蓋其流曲折莊子所謂制河即其水也制折聲相近

梁與籍俱觀籍曰

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梁以

此奇籍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

韋昭曰扛舉也。索隱曰說文云扛

橫開對舉也音江

才氣過人雖吳中子弟皆已憚籍矣秦

二世元年七月陳涉等起大澤中

索隱曰徐氏云在沛郡蘄縣

其九月會稽守

徐庶曰爾時未言太守。正義曰守音符董書云景帝中二年七月更郡守為

太守通謂梁曰

楚漢春秋曰會稽假守務通。正義曰城言假者兼攝之也。

江西皆反

此亦天亡秦之時也吾聞先即制人後則為人

所制

索隱曰謂先舉兵能制得人後則為人所制故荀子曰制人之也與為人制也相去遠矣。

吾欲發

李唐
以後更不用歲月也

兵使公及相楚正義曰張晏云項羽殺宋將是時相

楚亡在澤中梁曰相楚亡人莫知其處獨籍知

之耳梁乃出誠籍以劍居外待梁復入與守坐

曰請召籍使受命召相楚守曰諾梁召籍入項

吏梁眴籍曰可行矣於是籍遂拔劍斬守頭項

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大驚擾亂籍所擊殺

數十百人索隱曰此不定數也自百已下一府中皆情

伏索隱曰說文云龍言失氣也音之涉反莫敢起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諭

以所為起大事遂與莫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

兵八千人梁部署吳中豪傑為校尉候司馬有

漢書云

楊曰居平上有廣陵人字以射於廣陵平也

一人不得用自言於梁梁曰前時其喪使公主

某事不能辦以此不任用公衆乃皆伏於是梁

為會稽守籍為裨將徇下縣李奇曰徇略也如淳曰徇音廡徇之徇徇其人

廣陵人召平於是為陳王徇廣陵正義曰揚州未能

下正義曰下胡嫁反以兵威服之曰下聞陳王敗走秦兵又且至乃渡

江矯陳王命正義曰矯紀北反召平從廣陵渡京口注至吳詐陳王人叩拜梁拜梁為楚

王上柱國徐廣曰一卅之二年正月也駟案應劭曰江東曰江東

已定急引兵西擊秦項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

西聞陳嬰已下東陽曾灼曰東陽縣本屬臨淮郡漢明帝分屬下邳後復分屬廣陵

索隱曰下音如字按以兵威服之曰下胡嫁反彼自歸伏曰下如字讀他皆倣此東陽縣名屬廣陵正義曰括地志

東陽故城在楚州盱眙縣東七十里秦東陽縣城也在淮水南

使使與連和俱西陳嬰者故東陽令史晉灼曰漢儀註曰今史曰今史丞吏曰丞史正義曰楚漢春秋云東陽獄史

陳居縣中素信謹稱為長者東陽少年殺其

令相聚數千人欲置長與適用乃請陳嬰嬰謝

不能遂彊立嬰為長縣中從者得二萬人少年

欲立嬰便為王異軍蒼頭特起應劭曰蒼頭特起言與眾異也蒼頭謂上平字中若亦習青領以相別也如淳曰魏君兵卒之號也戰國策魏有蒼頭二十萬索隱曰晉灼曰殊異其軍為蒼頭謂著青帽如淳云特起猶言新起也按為蒼頭軍特起欲立陳嬰為王即女母不為嬰補王言天下方亂未知瞻烏所止

陳嬰女母謂嬰曰自我為汝家婦未嘗聞汝先

古之有貴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

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兵非世所指名也張晏曰陳嬰母

潘旌人墓在潘旌○索隱曰潘旌是邑聚之名後為縣屬臨淮

嬰乃不敢為王謂其軍

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

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王秦必矣於是眾從其

言以兵屬項梁項梁渡淮黥布蒲將軍服虔曰英布起

於蒲地因為號如淳曰言堂陽君蒲將軍皆屬項羽此自

更有蒲將軍○索隱曰按布姓英各縣之後後以罪被黥故

改姓黥以應相者之言韋昭云蒲姓也是英布與蒲將軍二

人共以兵屬項梁也故服虔以為英布起蒲非也按黥布初

起於江亦以兵屬焉凡六七萬人軍下邳正義曰被

泗水縣也應劭云邳在薛徙此起下當是時秦嘉

故曰下邳按有上邳故曰下邳陳涉世家

人陵已立景駒為楚王文穎曰景駒楚軍彭城東正義

人陵已立景駒為楚王文穎曰景駒楚軍彭城東正義

序陳嬰母者見成敗之理亦能知之漢非諸條所得奪也

曰括地志云徐州彭城縣古相國也言秦嘉軍於此城之東

欲距項梁項梁謂軍吏曰陳王先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倍陳

王而晉景駒逆無道乃進兵擊秦嘉秦嘉軍敗

走道之至胡陵鄧展曰今胡陸屬山陽漢章帝改曰胡陵嘉還戰一日嘉

死軍降景駒走死梁地項梁已并秦嘉遣軍胡

陵將引軍而西章邯軍至栗徐廣曰縣名在沛項梁使別

將朱雞石餘樊君與戰餘樊君死朱雞石軍敗

云走胡陵項梁乃引兵入薛正義曰括地志云故薛滕國縣界黃帝之所封左傳曰定公元年薛卒云薛之祖奚仲居薛為夏車正後為子孟嘗君田文封邑也誅雞

石項梁前使項羽別攻襄城正義曰許州襄城縣襄城堅

守不下已拔皆阮之還報項梁項梁聞陳王定

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此時沛公亦起沛往焉

居鄭人范增索隱曰曹灼音勦絕之勦地理志居鄭縣在

阜陵人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計往說項梁曰陳勝

敗固當正義曰顧著作云固宜當應敗也當音如字夫秦滅六國楚最無

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

曰徐廣曰楚人也善言陰陽翹案文頴曰南方老人也○正義曰虞喜志林云南公者道士識發興之數知云秦者必

於楚漢書藝文志云南公十三篇六國時人在陰陽家流楚雖二三戶秦必楚也

楚人怨秦雖三戶猶足以亡秦也○索隱曰臣瓚與蘇林解

同章昭以為三戶楚三大姓昭屈景也二說皆非按左氏以

昇楚師于三戶杜預註云今丹水縣北三戶亭則是地名不

疑○正義曰按服虔云三戶漳水津也孟康云津挾名也在

史記項羽紀七

三戶從地名是

簡語

可
若無此句約束不

鄴西三十里括地志云濁漳水又東經晉公亭北經三戶峽
 為三戶津在相州澄陽縣界然則南公辨陰陽識發與之數
 知秦亡必於三戶故出言後項羽果度三月今陳勝首事
 津破章邯軍降章邯秦遂云是南公之善識

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逢蠱
 起之將如淳曰逢蠱起猶言逢蠱午也衆逢蠱飛起交橫若午言
 其多也○索隱曰凡物交橫為午三峰之起交橫
 中聚也故劉向傳註云蜂午雜
 杏也鄭云云一縱一橫為午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

楚將為能復立楚之後也正義為
 于偽反於是項梁然
 其言乃求楚懷王孫心民間為人牧羊立以為
 楚懷王徐廣曰此時二
 出之二年六月從民所望也應劭曰以祖謚
 為號者順民望

陳嬰為楚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台鄭玄
 曰音

盱台正義曰盱况于反胎以之
 反盱胎今楚州臨淮水懷王都之項梁自號為武信君

居數月引兵攻元父

正義曰元音剛又若浪反父音甫
 括地志云元父故城在兗州任城

縣南五
 十一里

與齊田榮司馬龍且

正義曰
 子余反軍救東阿正義

曰括地志云東阿故城在濟州東阿縣西
 南一十五里漢東阿縣城秦時齊之阿也

大破秦軍於

東阿田榮即引兵歸逐其王假假亡走楚假相

田角亡走趙角弟田間故齊將居趙不敢歸田

榮立田儋子市為齊王項梁已破東阿下軍遂

追秦軍數使使趣

正義曰下使色
 吏反趣音促

齊兵欲與俱西

田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間乃發兵項梁

曰田假為與國之王

如淳曰相與交善為與國與與也
 ○索隱曰高誘註戰國策宋一六與國

同福之
 國也窮來從我不忍殺之趙亦不殺田角田間

史頁切記七

以市於齊

張晏曰若市買相貿易以利也梁救榮不難猶不

寄公待以禮也又可以貿易也利以除已害遂皆德可輔假以伐齊故曰市貿易也晉灼曰假故齊王建之弟欲入楚殺之以為已利而楚保全不殺以買其計故曰市也○索隱曰韋昭云市利於齊也劉氏亦云市猶要也留田假而不殺欲以要齊齊遂不肯發兵助楚項梁使沛公及項羽

別攻城陽

正義曰括地志云僕州雷澤縣本漢郡陽在州東九十一里地理志云城陽屬魯齊陰平古郟伯

陽東

正義曰括地志云濮陽縣在濮州西八十六里濮縣也右吳之國按攻濮陽屠之西破秦軍僕陽縣也軍

秦兵

即此縣東秦兵收入濮陽沛公項羽乃攻定陶

定陶

正義曰定陶在定陶縣南攻定陶

去西

略地至離丘

離丘

正義曰離丘在離丘縣東張晏

大破秦軍

斬

李由

應劭曰由還攻外黃

外黃

正義曰括地志云故周城即外黃之地在雍丘縣東張晏

項羽

等又斬李由益

秦

北至定陶再破秦軍

項梁

弗

聽乃

使宋義使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

曰

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即免死疾行則

及禍

秦果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

項梁

死沛公項羽去外黃攻陳留陳留堅守不

復說

曰顯名也高陵縣名○索隱曰晉灼云高陵屬琅邪

曰

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

曰

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即免死疾行則

及禍

秦果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

項梁

死沛公項羽去外黃攻陳留陳留堅守不

看河北之軍句是
新文好又更端

能下沛公項羽相與謀曰今項梁軍破士卒恐
乃與呂臣軍俱引兵而東呂臣軍彭城東項羽
軍彭城西沛公軍碭應劭曰碭屬梁國蘇林曰碭音唐
正義曰括地志云宋州碭山縣
本漢碭縣也在宋
州東百五十里章邯已破項梁軍則以為楚地
兵不足憂乃渡河擊趙大破之當此時趙歇為
王陳餘為將張耳為相皆走入鉅鹿城章邯令
王離涉間圍鉅鹿張晏曰涉姓
間名秦將也章邯軍其南築甬
道而輸之粟應劭曰恐敵抄輜重
故築甬垣如街巷也陳餘為將將卒
數萬人而軍鉅鹿之北此所謂河北之軍也楚
兵已破於定陶懷王恐從盱台之彭城并項羽

重曰懷王擁兵尊
於高維係係羽軍
易置諸將可謂武
矣惜其居遂制于
羽勢不返卒已
其軀悲夫

呂臣軍自將之以呂臣為司徒以其父呂青為
令尹應劭曰天子曰師尹諸侯曰令尹時去六國尚近故
置令尹贊曰諸侯之屬惟楚稱令尹時立楚之後故
置官司皆
如楚舊以沛公為碭郡長蘇林曰長
如郡守也封為武安
侯將碭郡兵初宋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在
楚軍見楚王曰宋義論武信君之軍必敗居數
日軍果敗兵未戰而先見敗徵此可謂知兵矣
王召宋義與計事而大說之因置以為上將軍
項羽為魯公為次將范增為末將救趙諸別將
皆屬宋義號為卿徐廣曰
一作慶子冠軍文穎曰卿子時人
相褒尊之辭猶言
行至安陽留四

公子也上將故言冠軍張良女曰若霍去病
功冠三軍因封為冠軍侯不天今為縣名

史記項羽紀七

董
秦義之謀即要夫
梁於吳楚之說然吳
楚驟合兵戰梁地勢
不可久而梁力足與
故要夫策之而勝今諸侯
烏合不可以當梁而秦
自戰其地久則兵益而
甚故利以為不如速攻
故兵計得夫同事異
形決於秋毫可畏也
夫

十六日不進

索隱曰傳守見傳云從攻安陽扛里則安陽與

按此兵猶未渡河不應即至相州安陽今檢後魏書地形志

云巴氏有安陽城改巴氏為楚丘今宋州楚丘西北四十里

有安陽故城是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安陽縣相州所理縣

七國時魏寧新中邑秦昭王拔魏寧新中更各安陽張耳傳

云章邯軍距鹿南築甬道河餉王離項羽數絕邯甬道王離

軍乏食頃羽悉引兵渡河遂破章邯圍鉅鹿下又云渡河湛

船持三日糧按從滑州白馬津齊三日糧不至邢州明此渡

之東宿城是也若依顏監說在相州安陽宋義送子不可棄

軍渡河南向齊西南入魯界飲酒高會非入齊之義雖知送

子曲由宋州安陽理順然向鉅鹿甚遠不能數絕章邯甬道

及持三日糧至也均之二地理安陽送子至無鹽為長濟河絕

甬道持三日糧寧有遲留

項羽曰吾聞秦軍圍趙王

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

必矣宋義曰不然夫得牛之蟲不可以破蟣也

夫

如海曰用力多而不可以破蟣蟲猶言欲以大力伐秦而不

可以拔楨也○索隱曰張晏云搏音博韋昭云蟲大在外外

小在內故顏師古言以手擊牛牛可以殺其上蟲而不能破其

內蟲喻方欲滅秦不可與章邯即戰也鄒氏言蟲之搏牛本

不擬破其上之蟣蟲以

言志在大不在小也

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

其敵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

如先鬪秦趙夫被堅執銳義不如公坐而運策

公不如義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很如羊

很貪如狼彊不可使者皆斬之乃遣其子宋襄

相齊身送之至無鹽

索隱曰按地理志東平

郡之縣在今鄆州之東飲酒高

會○韋昭曰皆曰尊爵故云高

天寒大雨士卒凍飢項

羽曰將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負土

史記項羽紀七

七

善曰仙學書並
成何見乃其四
不使學王夫其
不過如是而為
何查氣不可
能移行至勝誅
後伯身全諸侯
有以也生楊以
至因此善道是
暴殺野宜其也

卒食芋菽。徐廣曰芋一作半半五升器也。駟案瓚曰士卒也。臣瓚義亦通。漢書作半菽。王劭曰言半量器名。各半升也。軍無見糧。正義曰胡練反。顏監云無見在糧。乃飲酒。曷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趙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彊。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舉而秦彊。何敝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埽境內而專屬於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索隱曰謂使其子相齊是徇其私情。非社稷之臣。項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即其帳中。斬宋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王陰令羽誅之。當是時。諸將皆惛服。莫敢枝

梧。如淳曰梧音梧。枝梧。猶枝捍也。瓚曰小柱為枝。邪柱為梧。今屋梧邪柱是也。正義曰枝音之。反梧音梧。皆曰。自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乃相與共立羽為假上將軍。正義曰未得懷王命也。假攝也。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栢楚報命於懷王。懷王因使項羽為上將軍。徐廣曰二月廿二年十一月。當陽君蒲將軍皆屬項羽。項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一萬渡河。漳水。正義曰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

史記項羽已二

項漢云戰時奇勝焉
得此言者極羽手生

唐書神
轉於神

叙鉅鹿之戰踴躍震
動畧與項羽相當

吳草序慮云下三無不
字與楚精神漢
書去後二無不字
之氣驟

其甬道大破之殺蘇角文穎曰虜王離涉間不
降楚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
鹿下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將皆從
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
諸侯軍無不人人惶恐漢書音義曰於是已破秦
軍項羽召見諸侯將入轅門張晏曰軍行以車為陳
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由是始為諸侯
上將軍諸侯皆屬焉章邯軍棘原張晏曰在漳南
項羽軍漳南正義曰括地志云濁漳水一名漳水
經云漳水一名大漳相持未戰秦軍數却二世使人
水兼有澗水之目也

議章邯章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留司馬

九言司馬明者宮垣之內兵衛所在四下回比自有司馬主武

事總言之外門為司馬門也。素隱曰按天子門有兵欄

曰司馬三日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長史欣恐還

走其軍不敢出正義曰故道趙高果使人追之不

及欣至軍報曰趙高用事於中下無可為者今

戰能勝高必疾妒吾功戰不能勝不免於死願

將軍孰計之陳餘亦遺章邯書曰白起為秦將

南征鄢郢北阮馬服索隱曰韋昭云捕奢子括也代號

事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竟賜死蒙恬為秦將

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索隱曰服虔云金城縣

所治蘇林曰在上郡崔

浩云蒙恬樹立兒斬陽周孟康曰縣屬上郡正義曰括地志云寧州羅川縣在州東南七十里漢陽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為秦將二歲矣所亡失以十萬數而諸侯並起滋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以脫其禍夫將軍居外久多內卻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為亡國將孤特獨立而欲常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為從索隱曰此諸侯也何以知然文穎曰關東為從關西為橫高誘曰關東地形從長蘇秦相六國號為合從關西地形橫長張儀相秦號

關東從使與秦合號曰連橫約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稱孤此

孰與身伏鈇質索隱曰公羊傳云加之鈇質何沐云西

妻于為僂平章邯狐疑陰使候始成

使項羽欲約約未成項羽使蒲

將軍日夜引兵度三戶服虔曰漳水津也張晏曰三戶地名在梁淇西南孟康曰

軍漳南與秦

戰再破之項羽悉引兵擊秦軍汧水上徐廣曰在鄴西

大破之索隱曰汧音干郡國志鄴縣有汧城酈元云汧水出武安山東南經汧城北入漳正義曰括地志云汧水出懷州河內縣北太行山又云故邗城在河內縣西北二

項羽

韓武

破之

見籍分布
有法

章邯使人見項羽欲約項羽召軍吏謀曰糧少
欲聽其約軍吏皆曰臣等項羽乃與期洹水南
虛上徐廣曰二世三年七月也羽案應劭曰洹水在湯陰
界勢墟故鄆都也蓋曰洹水在今安陽縣北去朝歌
鄆都一百五十里然則此鄆虛非朝歌也及家古文曰盤庚
遷于此汲冢曰鄆虛南去鄆三十里是舊鄆乎然則朝歌非
盤庚所遷者○索隱曰按釋字例云洹水出汲郡林慮縣東北
至長樂入清水是也汲冢古文云盤庚自奄遷于此豕曰鄆
虛南去鄆州三十里是鄆已盟章邯見項羽而流涕
為言趙高項羽乃立章邯為雍王置楚軍中使
長史欣為上將軍將秦軍為前行正義曰胡郎反到新
安正義曰括地志云新安故城在洛州瀋州縣
東一十三里漢新安縣城也即坑秦卒處諸侯吏卒
異時故繇使屯戍過秦中秦中吏卒遇之多無

餘味

狀及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多奴虜使之
輕折辱秦吏卒秦吏卒多竊言曰章將軍等詐
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能諸侯
虜吾屬而東秦必誅吾父母妻子諸將微聞
其計以告項羽項羽乃召黥布蒲將軍計曰秦
吏卒尚眾其心不服至關中不聽事必危不如
擊殺之而獨與章邯長史欣都尉翳入秦於是
楚軍夜擊阬秦卒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徐廣曰漢
元年十一月行略定秦地函谷關文穎曰時關在弘農縣
南山領今移在河南穀
城縣○索隱曰顏師古云今桃林縣南有洪滔澗水即古之
函關按山形如函故稱函關○正義曰括地志云函谷關在

城縣○索隱曰顏師古云今桃林縣南有洪滔澗水即古之
函關按山形如函故稱函關○正義曰括地志云函谷關在

三

陝州桃林縣西南十二里秦函谷關也圖記有兵守關不

得入又聞沛公已破咸陽項羽大怒使當陽君

等擊關項羽遂入至于戲西沛公軍霸上未得

與項羽相見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於項

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使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

項羽大怒曰旦日鄉長士卒為擊破沛公軍當是

時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鴻門孟康曰在新豐東十七里舊大道北

下坂口名也沛公兵十萬在霸上范增說項羽曰沛公

居山東時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

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

皆為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楚左

尹項伯者項羽季父也索隱曰名繆字伯後封射陽侯素善留侯

張良張良是時從沛公項伯乃夜馳之沛公軍

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張良與俱去曰母從

俱死也張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正義曰為沛公于偽反

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良乃入具告沛

公沛公大驚曰為之奈何張良曰誰為大王為

此計者曰鯀生徐廣曰鯀音土垢反魚名駟案服虔曰鯀音淺鯀小人貌也項曰楚漢春秋鯀

也說我曰距關毋內諸侯秦地可盡王也故聽

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當項王乎沛公默然

楊曰鯀音輒見漢
會貨志字以魚反
取七垢反音淺時不
近字義

叙開各處使百
世之下如目見之

曰固不如也。且為之奈何。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不敢背項王也。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張良曰：秦時與臣游，項伯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沛公曰：孰與君少長？良曰：長於臣。沛公曰：君為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張良出，要項伯。項伯即入見沛公，沛公奉卮酒為壽，約為婚姻。曰：吾入關，秋毫無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未有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項伯許諾。謂沛公曰：旦日

項王項王為人，不忍于此，可見此項伯之所不敢語，范范之所不敢也。

只得如此謝

詳悉

不可不蚤自來謝。項王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王。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入，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項王許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王，至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郤。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藉何以至此？項王即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向坐，亞父南嚮坐，亞父者范

史記卷之九

卷之九

項漢云。叙漢項會。增也。以十分筆九。摸寫當時事情。歷如目見。無毫髮遺恨。

則字天法。自用書。

增也。如淳曰。亞次也。尊敬之。次父。猶管仲為仲父。沛公北嚮坐。張良西嚮。侍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百三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正義曰。項謂曰。君王為人不忍。若入前為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為所虜。莊則入為壽。壽畢曰。君王與沛公飲。軍中無以為樂。請以劍舞。項王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樊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日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

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即帶劍擁盾入軍門。正曰。擁。紆拱反。義。

首食允反。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

以撞。江反。衛士仆地。噲遂入。披帷西嚮立。目

視項王。正義。昌具反。頭髮上指。目眦盡

盡。索隱曰。其紀。反。調長跪。客何為者。張良曰。沛公

按劍而跽曰。反。之叅乘樊噲者。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

斗卮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彘肩。

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上。拔

劍切而鳴之。索隱曰。音徒。覽反。凡以食。餒人則去聲。自食則上聲。項王曰。壯士

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

彼劍而跽。主孫劍披膝上。屈膝以手劍。非長跪也。

叙噲入衛沛事。如見一字不可少。

馮噲勇氣今猶勃然。

史記項羽記七

十一

王

秦王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還軍霸上，以待將軍。勞苦功高，未有封爵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此

云秦之續耳。竊為大王不取也。項王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沛公已出，項王使都尉

徐廣曰：一本無都字。

陳平召沛公。沛公曰：臣死且不避，

華原書門、安
必有禁術、去河
訊出入沛公恐不
轉自逃、故且疾去
二十里、亦已移沛
公良喻、三人俱出
獨久如此、羽上角何
考、竟不一、而王丹
亦無一人為羽耳目
其任其出入、未去
百步、何也、世無此
理、羽危殆、羽擊于
沛公、慘也、失人、豈
可其、王丹、夜久不
亟召、復之、取此
以可、其、史、因、我
信、引、折、天、推、後
其、入、時、迷、耶

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始今人方為刃俎。我為魚肉。何辭為。於是遂去。乃令張良留謝。良問曰：大王來何操。曰：我持白璧一雙，欲獻項王。玉斗一雙，欲與亞父。會其怒，不敢獻。公為我獻之。張良曰：謹諾。當是時，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與樊噲、夏侯靳、彊、紀信等

索隱曰：漢書作紀通通紀成之子。

四人持劍盾步走，從鄴山下道芷陽間行。沛公謂張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間至軍中，張良入謝。

史記項羽紀二

曰沛公不勝枵杓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
雙再拜獻大王足下至斗一雙再拜奉大將軍
足下項王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大王有意督過
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如淳曰脫身
逃還其軍項王則受璧
置之坐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
曰唉徐廣曰唉烏來反○索隱曰
音虛其反皆歎恨發聲之辭豎子不足與謀奪
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為之虜矣沛公
至軍立誅殺曹無傷居數日項羽引兵西屠咸
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
貨寶婦女而東人或說項王曰關中阻山河四

塞徐廣曰東函谷南武
關西散關北蕭關地肥饒可都以霸項王見秦

宮室皆以燒殘破又心懷思欲東歸曰吾貴不

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說者曰人言楚

人沐猴而冠耳果然張晏曰沐猴彌猴也○索隱曰言
彌猴不任久著冠帶以喻楚人性

項王聞之躁暴果然言
果如人言也息說者楚漢春秋楊子法言云
說者是蔡生漢書云是

項王使人致命懷王懷王曰如約乃尊懷王

為義帝項王欲自王先王諸將相謂曰天下初

發難時服虔曰兵初起
正義難乃憚反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

身被堅執銳首事且蕭路於野
正義暴
蒲北反二年滅秦

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藉之力也義帝雖無

功故當分其地而王之諸將皆曰善乃分天下

立諸將為侯王項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業

已講解蘇林曰講和也。○索隱曰服虔云解折伏也說文云講和解也漢書作媾解蘇林云媾和也是媾之

與講俱訓和也業事也言雖有疑心然事已和解也又惡負約恐諸侯叛之乃

陰謀曰巴蜀道險堯余之遷人皆居蜀乃曰巴蜀

亦關中地也故立法公為漢王徐廣曰以正月立王巴蜀

漢中都南鄭正義曰括地志云南梁州所理縣也而三分關中王秦

降將以距塞漢王項王乃立章邯為雍王王咸

陽以西都廢丘索隱曰孟康曰縣名今槐里是也韋昭曰廢丘。正義曰括地志云大丘故城一名廢丘古城在雍州始平縣東南十里地理志云漢高二年引水灌廢丘章邯

自殺更廢立曰槐里長史欣者故為櫟陽獄掾嘗有德於

最錯得却
又惹齊

自殺更廢
立曰槐里

長史欣者故為櫟陽獄掾嘗有德於

項梁都尉董翳者本勸章邯降楚故立司馬欣

為塞王韋昭曰在長安東名排林塞王咸陽以東至河都櫟陽

立董翳為翟王王上郡都高奴文穎曰上郡秦所置項羽以董翳為

翟王更名為翟○索隱曰按今鄜州有高奴城徙魏王豹

為西魏王王河東都平陽瑕丘徐廣曰一云申陽

者服虔曰瑕丘縣屬山陽申姓陽名文穎曰姓張耳嬖

臣也先下河南郡迎楚河上故立申陽為河南

王都雒陽正義曰括地志云洛陽故城在洛州洛陽縣

東北二十六里周公所築即成周城也輿地

志云成周之地秦莊襄王以為洛陽縣三川守理之後漢都
洛陽改為維漢以火德惡水故去洛旁水而加佳佳於去次
為土土水之忌也水得上而流韓王成因故都都陽翟
土得水而柔故除土以加水正義曰括地志云陽翟洛州縣也左傳云鄭伯突入于檟杜預云檟鄭別都今河南陽翟縣是也地理志云陽翟縣是屬
禹之國趙將司馬卬定河內數有功故立卬為
殷王王河內都朝歌徙趙王歇為代王趙相張
耳素賢又從入關故立耳為常山王王趙地都
襄國正義曰括地志云邢州城本漢襄國縣秦置三十六郡於此置信都縣屬鉅鹿郡漢羽改曰襄國立張耳為常山王理信都地理志云故邢侯國也帝王世紀云邢侯為糾三公以忠諫被誅史記云周武王封周公旦之子為邢侯左傳云凡將邢茅周公之胤也
當陽君黥布為楚將常冠軍故
立布為九江王都六正義曰括地志云故六城在壽州安豐縣百二十二里本六國國姓阜絲之

後所封也黥布亦阜絲之後居六
鄱君吳芮章昭曰鄱音蒲河反初吳內為鄱令故號曰鄱君今
義鄱亦音音婆
率百越佐諸侯又從入關故立
芮為衡山王都邾文穎曰邾音朱縣名屬江夏○正義曰說文云音誅括地志云故邾城在黃州黃岡縣東南二十里本春秋時邾國邾子曹姓夾居至魯魯公徙邾音機
義帝柱國共敖正義共
將兵擊南郡功多因立敖為臨江王漢書音音恭
都江陵正義曰江陵荆州縣史記江陵故郢都也
徙燕王韓廣徐廣曰都無終
燕將臧荼從楚救趙因從入關
故立荼為燕王都薊徙齊王田布為膠東王徐廣曰都即墨○正義曰括地志云即墨故城在萊州膠水縣南六十里古齊地本漢信縣膠音交在膠水之東
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從入關故立都為齊王都臨

以上皆叙王諸將併其功

留

索隱曰按高紀及田儋傳云臨濟此言臨菑誤。正義曰菑側其反括地志云青州臨菑縣地即古臨菑地也一名齊城古營丘之地所封齊之都也少昊時有爽鳩氏虞夏時自季則殷時有逢伯陵殷末有黃姑氏為諸侯國此地後太公封方

五百里故秦所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

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其兵降項羽故立安為

濟北王都博陽正義曰在濟北田榮者數負項梁又不

肯將兵從楚擊秦以故不封成安君正義曰地理志云成安縣

在潁川郡屬豫州陳餘葉將印去不從入關然素聞其賢

有功於趙聞其在南皮正義曰括地志云故南皮城在滄州南皮縣北四里本漢

皮縣城即陳餘所封也故因環封三縣漢書音義曰繞南番君

將梅銷韋昭曰呼之反功多故封十萬戶侯項王自立為

西楚霸王

正義曰貨殖傳云淮南北沛郡汝南郡為西楚也彭越以東東海吳廣陵為東楚也衡山九江

江陵為南楚吳為東楚彭越為西楚王九郡都彭城孟

曰舊名江陵為南楚東楚彭越漢之元年四月諸侯

罷戲下各就國索隱曰戲音義水名也言下者如許下

門沛公還軍霸上具羽初停軍於戲水今言諸侯罷戲下

是各受封邑號令訖自戲下各就國何須假借文字以為旌

至之下乎顏師古項王出之國使人徙義帝曰古

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文穎曰居水之上乃使

使徙義帝長沙深郴縣如淳曰起義帝行其羣臣

稍稍背叛之乃陰令衡山臨江王擊殺之江中

文穎曰郴縣有義帝冢歲時常祠不絕韓王成無軍功項王不使之國

項漢曰田榮不封
生此故知主功易為
宰殺也

手齊記曰田榮
中臨淄有田榮

與俱至彭城廢以為侯已又殺之臧荼之國因
逐韓廣之遼東廣弗聽荼擊殺廣無終并王其
地田榮聞項羽徙齊王南膠東而立齊將田都
為齊王乃大怒不肯遣齊王之膠東因以齊反
迎擊田都田都走楚齊王市畏項王乃亡之膠
東就國田榮怒追擊殺之即墨榮因自立為齊
王而西擊殺濟北王田安并王三齊漢書音義曰齊與濟北膠
梁地陳餘陰使張同夏說說齊王田榮曰項羽
為天下宰不平今盡王故王於醜地而王其羣

東○正義曰三齊記云右即齊
黑中臨淄左平陸謂之三齊

臣諸將善地遂其故主趙王乃北居代餘以為
不可聞大王起兵且不聽不義願大王資餘兵
請以擊常山以復趙王請以國為扞蔽齊王許
之因遣兵之趙陳餘悉發三縣兵與齊并力擊
常山大破之張耳走歸漢陳餘迎故趙王歇於
代反之趙趙王因立陳餘為代王是時漢還定
三秦項羽聞漢王皆已并關中且東齊趙叛之
大怒乃以故吳令鄭昌為韓王以距漢令蕭公
角等蘇林曰官號也或曰蕭令也時公皆稱公擊彭越彭越敗蕭公角
等漢使張良徇韓乃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

項漢曰子房抄手傷
友善肉便而為高
本此

又犯年

楊曰知字事實見
部字作而兩犯互

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燕梁反書遺項
羽曰齊欲與趙并滅楚楚以此故無西意而北
擊齊徵兵九江王布布稱疾不仕使將將數千
人行項王由此怨布也漢之二年是時用秦正朔項羽逐北
至城陽田榮亦將兵會戰田榮不勝走至平原
平原民殺之遂北燒夷齊城郭宮室皆阮田榮
降卒係虜其老弱婦女徇齊至北海多所殘滅
齊人相聚而叛之於是田榮弟田橫收齊亡卒
得數萬人反城陽項王因留連戰未能下春漢
王部徐廣曰一作劫。索隱曰按漢書作劫字五諸侯兵徐廣曰塞在魏殷
河南關案應山曰

雍翟塞殷韓也韋昭曰塞翟殷韓魏雍時已敗也○索隱曰
按徐廣韋昭皆數翟塞及殷韓等類師古不數三秦謂常山
河南韓魏殷顧流意略同乃以陳餘兵為五未知孰是師
按韓王鄭昌拒漢漢使韓信擊破之則是韓兵不下而已破
散也韓不在此數五諸侯者塞翟河南魏殷也○正義曰師
古曰諸家之說皆非張良遺羽書曰漢欲今得關中如約即
止不敢復東謂出關之東也今羽乃聞漢王東之時漢固已
得三秦矣五諸侯者謂常山河南韓魏殷也此年十月常山
王張耳降河南王申陽降韓王鄭昌降魏王豹降虜殷王卬
皆漢東之後故知謂此為五諸侯時雖未得常山之地功臣
年表云張耳棄國與大臣歸漢則當亦有士卒爾時雍王猶
在廢丘被圍即非五侯之數也尋此紀文昭然可見前賢注
釋並失指趣高紀及漢書皆言劫五諸侯兵凡兵初降士卒
未有自指麾故須劫略而行又云發關中兵牧三河七發謂
差點發也收謂劫略收斂也韋昭云河南河東河內申陽都
雒陽韓王成都陽翟皆河南也魏豹都平陽河東也司馬印
都朝歌張耳都襄國河內也此三河土則五諸侯兵也更著
雍塞翟則成八諸侯矣重明顏公之說是故韓信傳云漢二
年出關收魏河南凡五十六萬人東伐楚項王聞
韓毅王皆降是

凡五十六萬人東伐楚項王聞

十三

之郎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南從魯

出胡陵

正義按括地志云徐州魯州曲阜縣也地理志云胡陵在山陽縣屬也

四月漢皆

已入彭城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王乃

西從蕭

正義曰括地志云徐州蕭縣古蕭叔之國春秋時為朱附庸帝王世紀云周封子姓之別為附庸也

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

張晏曰一

或曰旦擊之

漢軍皆走相隨入穀泗水

贊曰二水皆在沛郡彭城

殺漢卒十餘萬人漢卒皆南走山

正義曰故小縣

擊至靈壁東

徐廣曰在彭城○索隱曰孟康曰故小縣在徐州符離縣

在徐州符離縣

睢水上

徐廣曰睢水於彭城入泗水○正義曰睢音雖括地志云睢水首受

浚儀縣蕩水東經取慮入泗過郡其西行至一千二百六十里者矣

漢軍却為楚所擠

晉濟民之濟

多殺漢卒十餘萬人皆入睢水

為之不流

正義為于為反

圍漢王三匝於是大風從西北

而起折木發屋揚沙石芻糞晝晦

徐廣曰芻亦作芻字

迎楚軍楚軍大亂散而漢王乃得與數十騎

遁去欲過沛收家室而西楚亦使人追之沛取

漢王家皆亡不與漢王相見漢王道逢得孝

惠魯元

服虔曰元長也合反邑於魯皇昭曰元蓋也

乃載行楚騎追漢王漢

王急推墮孝惠魯元車下滕公常下收載之如

是者二曰雖急不可以驅奈何棄之於是遂得

脫求太公呂后不相遇審食其

贊曰其音基○求亦隱曰食音異按臯趙

三人同名其音合並同以六國
時衛有司馬食其並慕其名
出間步微行
皆同義也
從太八公呂后間行
日問

王項王常置軍中是時呂后兄周呂侯
徐廣曰名澤正義

曰蘇林云以姓名侯也晉灼云外戚表周呂令武侯澤也呂縣名封於呂以為國顏師古云周呂封名令武其謚也蘇云以姓名為漢將兵居下邑
徐廣曰在梁正義曰括地志云宋州碭山縣本下邑縣

其在宋州東一百五十里按今漢王間往從之稍稍收

其士卒至滎陽諸敗軍皆會蕭何亦發關中老

弱未傳悉詣滎陽
服虔曰傳音附孟康曰古者二十三年而後役之如淳曰律年二十三傳之壽官各從其父壽內

學之高不滿六尺二寸以下為罷癯漢儀註民年二十三為正一歲為衛士一歲為材官騎士習射御馳戰陣又曰年五十六衰老乃得免為庶民以田里今老弱未嘗傳者皆發

之未二十三為弱過五十六為老食貨志曰月為更卒已復

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者
索隱曰按姚氏云古者更卒不過一月踐更五月而休文穎云五當為三言一歲之中三月居更三日戍邊惣九日三日古者役人歲不

過三日此所謂一歲力役復大振楚起於彭城常乘

勝逐北與漢戰滎陽南京索間漢敗楚
應劭曰京縣名

屬河南有索亭晉灼曰索音柵正義曰括地志云京縣城在鄭州滎陽縣東南二十里鄭之京邑也晉太康地志云鄭

天叔段所居邑滎陽縣即大索城杜預云成身中東有大索城又有小索故城在滎陽縣北四里京相璠地名云京縣有大

索亭小索亭大小氏兄弟居之故有小大之楚以故不能

過滎陽而西項王之救彭城追漢王至滎陽田

橫亦得收齊立田榮子廣為齊王漢王之敗彭

城諸侯皆復與楚而背漢漢軍滎陽築甬道屬

之河以取敖倉粟

敖曰敖地名在滎陽西北山臨河有大倉正義曰括地志云敖倉在鄭

州滎陽縣西十五里縣門之東北臨汴水南世帶三皇山秦時置倉於敖山名敖倉云

漢之二年項

王數侵奪漢甬道漢王食乏恐誑和割滎陽以

西為漢項王欲聽之歷陽

正義曰括地志云和州歷陽縣本漢在滎縣也淮南子

云歷陽之都一夕而為湖漢帝時歷陽淪為歷湖

侯范增曰漢易與耳今釋

弗取後必悔之項王乃與范增急圍滎陽漢王

患之乃用陳平計間項王項王使者來為太牢

具舉欲進之見使者詳驚愕曰吾以為亞父使

者乃反項王使者更持去以惡食食

正義曰上如字下音寺

項王使者使者歸報項王項王乃疑范增與漢

項王敗
大敗

有私稍奪之權范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

王自為之願賜骸骨歸亞父項王許之行未至

彭城疽發背而死

皇覽曰亞父象在廬江居巢縣郭東

於居巢廷上長吏初視事皆然然後從政後更造祠於郭東至今祠之正義曰疽七餘口崔浩云疽附骨癰也括地志

云彌皜山在廬州巢縣東北五里昔范增居北山之陽後佐項羽

漢將紀信說漢王曰

事已急矣請為王誑楚王王可以間出於是

漢王夜出女子漿陽東門被甲二千入楚兵四

面擊之紀信乘黃屋

正義曰李斐云天子車以黃繒為蓋裏

車傳左

毒縣李斐曰毒縣毛羽幢也在乘輿車衛左方上柱之蔡曰城

中食盡漢王降楚軍皆呼萬歲漢王亦與數十

揚曰此直玩羽字
上而漢業以成非
平寔知乃羽長也
也子有夜戰被甲
降七我下受降
如受敵主安 固出
即
紀信華州人有詞

騎從城西門出走成臯

正義曰括地志云成臯故縣在洛州汜水縣西南二里

項王見紀信問漢王安在信曰漢王已出矣項

王燒殺紀信漢王使御史大夫周苛縱公

從音七從反

魏豹守滎陽周苛縱公謀曰反國之王難與守

城乃共殺魏豹楚下滎陽城生得周苛項王謂

周苛曰為我將我以公為上將軍封三萬戶周

苛罵曰若不趣降漢漢令虜若若非漢敵也項

王怒烹周苛并殺縱公漢王之出滎陽南走宛

葉得九江王布行收兵入保成臯漢之四年

項王進兵圍成臯漢王逃

音徒獨反漢書作跳字

獨與滕公出成臯北門

徐廣曰北門名玉門

渡河走脩武從

張耳韓信軍諸將稍稍得出成臯從漢王楚遂

拔成臯欲西漢使兵距之玃華令其不得西是時

彭越渡河擊楚東阿殺楚將軍薛公項王乃自

東擊彭越漢王得淮陰侯兵欲渡河南鄭忠說

漢王乃止壁河內使劉賈將兵佐彭越燒楚積

聚

正義積上積賜反項王東擊破之走彭越漢王則引兵

渡河復取成臯軍廣武就教倉食項王已定東

海來西與漢俱臨廣武而軍

孟康曰於滎陽築兩城相對為廣武在教倉西

三皇山上○正義曰括地志云東廣武西廣武在鄭州滎陽縣西二十里戴延之側西征記云三皇山上有二城東曰東

始項伯全沛公于鴻門則以善張良故乃令復活太公則以沛公約為婚姻故

廣武西曰西廣武各在一山頭相去百步沛水從廣武間中東南流今固無水城各有三面在教舍西郭綠生述征記云一

間橫絕上過名曰廣武相對皆立城塹遂號東西廣武

數反梁地絕楚糧食項王患之為高俎置太公

其上如淳曰高俎几之上李奇曰軍中巢槽方面人謂之俎也。索隱曰俎亦机之類故夏侯湛新論為机机

猶俎也。比太公於牲肉故置之俎上。姚察按左氏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杜預謂車上槽也。故李氏云軍中巢槽又引時人亦謂此為俎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東廣武城有高壇即是項羽坐太公俎上者。今名項羽堆亦呼為太公亭顏師古云俎者所以薦肉食欲烹之故置俎上

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

漢王曰吾與項羽俱北面受命懷王曰約為兄

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則幸分我一杯羹美

項王怒欲殺之項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為天

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祇益禍耳項王從之

楚漢久相持未決了壯苦軍旅老弱罷轉漕項

王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者徒以吾兩人耳

願與漢王挑戰李奇曰挑身獨戰不復須眾也挑音茶了反藿曰挑戰猶燒敵求戰古謂之致

師決雌雄母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為也漢王笑

謝曰吾寧關智不能關力項王令壯士出挑戰

漢有善騎射者樓煩應劭曰樓煩胡也今樓煩縣楚挑戰三合

樓煩輒射殺之項王大怒乃自被甲持戟挑戰

樓煩欲射之項王瞋目叱之樓煩目不敢視手

不敢發遂走還入壁不敢復出漢王使人問問

之乃項王也。漢王大驚。於是項王乃即漢王相與臨廣武間而語。漢王數之項王怒欲一戰。漢王不聽。項王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走入成臯。項王聞淮陰侯已舉河北破齊趙且欲擊楚乃使龍且韋昭曰首子間反往擊之。淮陰侯與戰騎將灌嬰擊之。大破楚軍殺龍且韓信因自立為齊王。項王聞龍且軍破則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說淮陰侯。淮陰侯弗聽。是時彭越復反下梁地絕楚糧。項王乃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等曰。謹守成臯。則漢欲挑戰。慎勿與戰。毋令得東而已。我十五

日必誅彭越。定梁地。復從將軍乃東行。擊手陳留。

正義曰括地志云陳留汴州縣也在州東五十里本漢陳留郡及陳留縣之地孟原云留鄭邑也後為陳所并故曰陳留臣瓚又按宋有留彭城留是也此留屬陳故曰陳留

項王怒悉令男子年十五已上詣城東欲阮之。

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蘇林曰舍人兒也瓚曰稱兒者以其幼弱故系其父

春秋傳曰仍叔之子是也往說項王曰彭越彊劫正義彊其兩反外黃

豈有歸心。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

矣。項王然其言乃赦外黃當阮者東至睢陽正義

曰括地志云宋州外城本漢睢陽縣也地理志云睢陽縣故宋國也聞之皆爭下項王。漢

重出天司馬外者
一段奇
二獄掾
照前語

果數挑楚軍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

司馬怒渡兵汜水

張晏曰汜水在濟陰界如淳曰汜音祀左傳曰鄆在鄭地汜音曰高祖改

曹谷成臯渡汜水而戰今成臯城東汜水是也。去亦音曰按

今此水見名汜水音似張晏云在濟陰亦未全失按文上濟水

當此截河而南又東流溢為滎澤然水南曰陰此亦在濟之

陰非彼濟陰郡耳臣贊之說是。正義曰括地志云汜水源

出洛州汜水縣東南二十二里方士卒半渡漢擊之大

破楚軍盡得楚國貨賂大司馬怒長史廢翁塞王

欣皆自剄汜水上

鄭玄曰剄音經鼎反以刀割云為剄大司馬怒者故

斬獄掾長史欣亦故櫟陽獄吏兩人嘗有德於

項梁是以項王信任之當是時項王在睢陽聞

海春侯軍敗則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味

漢書言義

不了語

曰味音未於滎陽東項王至漢軍畏楚盡走險阻是

時漢兵盛食多項王兵罷食絕漢遣陸賈說項

王請太公項王弗聽漢王復使侯公往說項王

項王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以爲漢

文穎曰於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

濟汝淮泗會於楚即今官渡水也。正義曰應劭云在滎陽

東二十里張華云大梁城在浚儀縣北縣西北渠水東經此

城南又北屈分爲二渠其一渠東南流始皇鑿引河水以灌

大梁謂之鴻溝楚漢會此處也其一渠東鴻溝而東者

爲楚項王許之即歸漢王父母妻子軍皆呼萬

歲漢王乃封侯公爲平國君

正義曰楚漢春秋云上

下之辨士所居傾國故號曰平國侯公復見曰此天

君按說歸太公曰后能和平郡國

史記項羽紀七

下辯士所居傾國故號為平國君項王已約乃
引兵解而東歸漢欲西歸張良陳平說曰漢有
天下太半韋昭曰凡數三分有二為太半一為少半而諸侯皆附之楚兵
罷食盡此天亡楚之時也不如因其機而遂取
之今釋弗擊此所謂養虎自遺患也唯季反漢
王聽之漢五年漢王乃追項王至陽夏音費○正
義曰括地志云陳州太康縣本漢陽夏縣也續漢書郡國志云陽夏縣屬陳國按太康縣城夏后太康所築隋改陽夏為
東南止軍與淮陰侯韓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
擊楚軍至固陵徐廣曰在陽賈駟案曹灼曰即固始也
州宛立縣西北四十二里而信越之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

詳

漢王復入壁深斬去而自守謂張子房曰諸侯不
從約為之柰何對曰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
李奇曰信越等末有益地之公也韋昭曰信等雖名為王未有所建也經界其不至固宜君王
能與共分天下今可立致也即不能事未可知
也君王能自陳以東傳海正義曰傳音附著也陳即陳州右陳國都也自陳著
海并齊舊地盡與齊王韓信也盡與韓信睢陽以北至穀城正義曰括地志云穀城故在齊州東阿縣東二十六里睢陽宋州也自宋州以北至濟州穀城縣黃河盡與相國彭越以與
彭越使各自為戰正義為則楚易敗也漢王曰
善於是乃發使者告韓信彭越曰并力擊楚楚
破自陳以東傳海與齊王睢陽以北至穀城與

史記項王紀七

七

彭相國使者至韓信彭越皆報曰請今進兵韓
信乃從齊往劉賈軍必從壽春並行屠城父如淳曰並
行並擊之。正義曰父音甫壽州壽春縣也城父亳州縣也
屠謂多刑殺也劉賈入圍壽州引兵過淮北屠殺亳州城父
而東北至垓下徐廣曰在沛之汶縣汶下交切駟案應劭
至垓下曰垓音該李奇曰沛汶縣聚邑名也。索
隱曰張揖三倉注云垓堤名在沛郡。正義曰按垓下是高
岡絕巖今猶高三四丈其聚邑及堤在垓之側因取名焉今
在亳州真源縣東十里與大司馬周勃叛楚以舒屠
老君相接交音戶交反六如淳曰以舒之衆屠破六縣。正義曰括地志云舒今廬
六江則故舒城是也故六城在壽州安豐南百三十二里
姓各縣之後按周勃叛楚兼舉舉九江兵正義曰九江
九江郡之兵隨劉賈而至垓下考烈王二十二年自陳徙壽春號云郢至王召鄒爲秦將王
前蒙武所滅於此置九江郡應劭云自廬江尋陽分爲北江
隨劉賈彭越皆會垓下詣項王項王軍壁垓下

兵少食盡漢軍及諸將兵圍之數重夜聞漢軍
四面皆楚歌應劭曰楚歌者謂雞鳴歌也漢已略得其地
云楚人之歌也猶言吳謳也雞鳴時歌也。正義曰顏師古
不得云雞鳴時也高祖滅土人楚舞自爲楚歌豈亦雞鳴時
乎按顏說項王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
之多也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徐廣曰一
云姓虞氏。正義曰括地志云虞姬墓在濠州
定遠縣東六十里長老傳云項羽美人冢也常幸從駿
馬名騅正義曰音遼野王云青白常騎之於是項
王乃悲歌慷慨自爲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
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
若何歌數闋美人和之正義曰和音胡卧反楚漢春
秋云歌曰漢兵已略地四方

楚歌聲大王意氣項王泣數行下正義數色更反行色郎反

皆泣莫能仰視於是項王乃上馬騎正義曰其倚反凡單乘曰

騎後同麾下正義麾亦作壯士騎從者八百餘人直

夜潰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

嬰以五千騎追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正義屬音獨

百餘人耳項王至陰陵徐廣曰在淮南。正義曰括地志云陰陵縣屬九江郡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給曰

左文穎曰給欺也欺令左去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項

王乃復引兵而東至東城漢書音義曰縣名屬臨淮

縣故城在濠州定遠縣東南五十里地理志云東城縣屬九江郡

乃有二十八騎漢騎

追者數千人項王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

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

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正義曰卒子律

反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矣死願為

諸君快戰必三勝之為諸君潰圍斷將刈旗令

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乃分其騎以為四

隊四嚮漢軍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為公

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為三處正義曰期

期山東分為三處漢軍不知項羽處括地志云九頭山在滁

州全椒縣西北九十六里江表傳云項羽敗石馬江漢兵追

羽至此一日於是項王大呼正義曰馳下漢軍皆披

九戰因名

靡正義曰上披彼反遂斬漢一將是時赤泉侯為

騎將追項王項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馬俱

驚辟易數里正義曰言人馬俱驚開張易舊處乃至數里與其騎會為三

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在乃分軍為三復圍之項

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

亡其兩騎耳乃謂其騎曰何如騎比且伏曰如大

王言於是項王乃欲東渡烏江瓚曰在牛渚○索隱曰披晉初屬臨淮○

正義曰括地志云烏江亭即和州烏江縣是也○言初為縣注

水經云水又北左傳黃律口漢書所謂烏江亭長艤船以待

項刊即烏江亭長艤船待徐廣曰艤音儀一音俄駟案

此也應邵曰儀正也孟康曰儀音

蟻附也附船着岸也如淳曰南方人謂整船向岸曰儀○索

隱曰儀字諸家各以意解爾鄒誕本作樣船以向反劉氏亦

有此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眾數十萬

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

無以渡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為且籍與

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

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

獨不愧於心乎乃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吾騎

正義曰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嘗一日行千里不忍

殺之以賜公乃令騎皆下馬步行持短兵接

戰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項王身亦被十餘創

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

童面之張晏曰以故人故難視斫之拍王翳曰故昔之如淳曰面不正視也

王翳曰指示此項王也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

正義曰漢以一斤金為千金當一萬錢也邑萬戶五戶為汝德徐廣曰亦可

正義曰漢以一斤金為千金當一萬錢也乃自刎而死王

翳取其頭餘騎相蹂踐爭項王相殺者數十人

最其後郎中騎楊喜騎司馬呂馬童郎中呂勝

楊武各得其一體五人共會其體皆是分其地

為五封呂馬童為中水侯索隱曰按晉書地道記其

地理志云中水縣屬涿郡應邵封王翳為杜衍侯索

云在易渡二水之中故曰中水封楊喜隱

厚

魯其可尚如此

為赤泉侯索隱曰南陽有丹水縣疑赤泉後改封楊武

為吳防侯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汝南故房子國。正義

康云吳王闔廬弟夫概奔楚楚封於此封呂勝為涅陽

侯徐廣曰五人後卒皆謚壯侯。索隱曰地理志南陽縣名

也應劭云在涅水之陽項王已死徐廣曰漢五年之十二

年已巳歲生死楚地皆降漢獨魯不下漢乃引天

下兵欲屠之為其守禮義為主死節乃持項王

頭視魯魯父兄乃降始楚懷王初封項籍為魯

公及其死魯最下故以魯公禮葬項王穀城

皇覽曰項羽冢在東郡穀城東去縣十五里。正義曰括地

志云項羽墓在濟州東阿東縣二十七里穀城西三里述征

須溪云一傳霸力已極獨從重瞳并受國號自侯

記項羽墓在穀城西三三里漢王為發哀泣之而去

諸項氏枝屬漢王皆不誅乃封項伯為射陽侯

正義曰射音食夜反括地志云楚州山陽本

漢射陽縣吳地志云在射水之陽故曰射陽

侯徐廣曰名佗。正義曰括地志云平阜故城在懷

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曰文穎曰周時賢者。正義

者姓周也按太史公云吾聞之周生曰孔文祥云周生漢時儒

則姓漢人與太史公耳目相接明矣舜曰蓋重瞳子

何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蒙傑逢蠱

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龍
畝之中二年遂將五諸侯滅秦此時山東六國而
並起從伐秦故云五諸侯分列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為
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
懷楚正義曰顏師古云昔有謂楚謂思東歸而都彭城放逐義帝而
自立怨王侯叛已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
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
卒亡其國正義曰卒音子律反五年謂高身死東城尚
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
罪也豈不謬哉

索隱述贊曰	三秦鹿走	偽楚狐鳴
雲撫彭沛父	劍挺吳城	動開魯國
勢合碣兵	卿子無罪	亞父推誠
始救趙歇	終誅子嬰	違約王漢
背關懷楚	常遷上游	臣迫故主
靈壁大振	成臯久拒	戰非無功
天實不與	嗟彼蓋代	卒為凶豎

項羽本紀第七

史記七

